

楊桂禾目鼓詞



新編鼓詞  
陶鈍著

東北書店丹江分店印行



新編

楊桂香鼓詞

著者

陶 鈍

東北書店牡丹江分店印行  
一九四七年八月 出版

定價  .500

鼓  
詞

新編楊桂香鼓詞

陶  
鈍  
著

東北書店牡丹江分店印行

# 新編楊桂香鼓詞

## 目錄

- |     |          |          |       |    |
|-----|----------|----------|-------|----|
| 第一回 | 許黑子催糧逼民命 | 歪嘴黃說媒害窮人 | ..... | 一  |
| 第二回 | 八路軍打跑頑固隊 | 張玉田說服楊桂香 | ..... | 七  |
| 第三回 | 求解放楊桂香離婚 | 追根源王縣長斷案 | ..... | 一五 |
| 第四回 | 學紡線姑娘忙生產 | 賽秧歌醫院贈錦標 | ..... | 二六 |
| 第五回 | 陳德志決意求婚配 | 楊桂香偷眼相夫婿 | ..... | 三三 |
| 第六回 | 比賽學習桂香挑戰 | 進行爆炸德志立功 | ..... | 四〇 |
| 第七回 | 忙作嫁衣夢想享樂 | 反省忘本立志整風 | ..... | 四七 |
| 第八回 | 未婚妻登門勸夫婿 | 小英雄當面提條件 | ..... | 五六 |
| 第九回 | 新式結婚秧歌伴送 | 有情眷屬良夜深談 | ..... | 六五 |
| 第十回 | 陳德志辭家入伍  | 楊桂香送郎參軍  | ..... | 七二 |

# 第一回 許黑子催糧逼民命 歪嘴黃說媒害窮人

鼓板鏦鏦震四方，十字街頭打麥場；

不管古來興亡事，且說民間一女娘。

幾句歪詩念罷，引出了一個故事。這故事就出在山東省莒縣南部——後來劃爲莒南縣。這地方正當山東江蘇的交界，自來是地薄民窮，再加上惡霸地主的剝削，鬧得老百姓吃的是草根樹皮，穿的是破衣襤褸。自從鬼子佔了莒縣城，頑固縣長許樹聲，別號叫許黑子，搬到鄉下來更是無惡不作。和鬼子暗中勾結，向老百姓要糧要草，苛捐雜稅，名目繁多。一時拿不上就捉到官裡去。這樣才逼出楊桂香被賣的故  
事來。列位若問楊桂香家住何方？父親是什麼名？母親是什麼氏？家道如何？出身怎樣？咱就追本溯源，詳細的講來：

說的是莒南有個楊家店，楊家店有個姑娘楊桂香。

她爹爹大名就叫楊正義，她母親娘家不遠本姓王。

老兩口膝下無兒偏愛女，楊桂香獨女一個不成雙。

她家裡本是一家窮佃戶，每年秋糧食送到大店莊。

好年景也還不會忍了餓，壞年頭肚裡空着兩條腸。

這一年桂香不過十六歲，楊正義拖下了兩斗頑固糧。

頑固隊一天來催兩三遍，楊老爹逼的沒法要懸梁。

老兩口正在愁的無極奈，來了個媒婆名叫歪嘴黃。

歪嘴黃左手拿着一個破蒲扇，右手裡煙袋荷包亂唧唧。

你看她扭呀扭呀的落了坐，一開口先問短來後問長。

楊大娘見了鄰舍就訴苦，只見他未曾開口淚汪汪。

眼看着拿不上錢糧罪不小，可憐俺一家老少要遭殃。

歪嘴黃聞聽此言蹙扭嘴，叫了聲楊家嫂子聽端詳：

明擺着現成法子你不想，恁偏要東取西借亂嚷嚷。

楊大娘聽說有了好辦法，上前來一片誠心請教忙。

叫妮子快裝煙來快倒水，灶底下半邊破壺忙端上。

歪嘴黃疊起指頭說了話，這一來苦了姑娘楊桂香。

且說歪嘴黃聽了楊大娘一場訴苦，不但不覺得可憐，反而裂開大嘴，露出了黃牙，格格的笑起來，口裡言道：「你家現放着寶貝，不想出脫，還要東取西借誰相信你。」把一個楊大娘弄得摸不着頭腦，只好上前請教，這媒婆不慌不忙，伸着脖子喝了一碗茶，猛猛的吸了兩口煙，指手劃腳說出一個辦法來了。

歪嘴黃嘴巴一歪把話講，楊大娘洗耳靜聽在一旁。

桂香女倚傍母親真孝順，自來是父母有憂兒心傷。

媒婆說屋頂漏了自己蓋，也就是自己有事自己忙。

你要想倚靠旁人中不用，要知道倚靠自己是正當。

你家裡現有寶貝搖錢樹，一家人禍福就在她身上。

歪嘴黃說罷此言使眼色，狐狸眼雙雙盯住楊桂香。

桂香女見事不好快溜走，進房門一頭倒在破板床。

壞媒婆這時說話不礙口，你看她長篇大論說的詳。

她言道離此不遠劉家寨，有一家富戶人家劉見堂。

他家裡七八十畝成糧地，大山上白茫茫的兩群羊。兩口子因爲無兒怕絕後，打算着紅媒大啓說二房。她言說采禮不拘多和少，一出口說了三百大光洋。你若肯把你女兒許給他，怕什麼官家要你十石糧。楊大娘聽罷媒婆一席話，閉言道：「白說這一場。雖然說俺家窮到無極奈，下不了出賣女兒狼心腸。再者說孩子不過十六歲，怎末能生男育女當二娘。媒婆說年紀小點不要緊，這事情你若願意再商量。等待那桂香長到十八歲，咱叫他先下采禮後圓房。眼前是火燒眉毛事情急，要不然一家大小盡遭殃。楊大娘話不投機不答應，這時節惱了媒婆歪嘴黃。急忙忙拿起蒲扇找煙袋，說了聲麻煩麻煩走的慌。楊大娘留她拉也拉不住，也只好如醉如癡進草堂。」

楊大娘看了媒婆已經走遠，自己無精打彩的回到家來。這時桂香姑娘在房裏什麼也聽明白了，倒在床上越發放聲的哭起來，桂香教母親這一拉更覺得撒嬌受屈，哭個不住。這時楊大娘想了想自己過了半輩子，不能成家立業，叫人家在小女兒身上打主意，覺得對不起女兒，也就紛紛落淚，母女兩個，不覺抱頭痛哭起來。

正在哭到傷心的時候，楊正義從外頭進來，看到這般光景，不知道家裡出了什麼變故，就把他們母女二人拉起來。楊大娘看見丈夫回來了，就收住了眼淚，桂香也忍住了傷心，只見她滿臉淚痕，兩眼紅腫，破衣襟已經濕了一大片，楊大爺看見着實心疼，就問道：「孩子你受了什麼委屈，快對爹爹說。」

楊桂香見了爹爹更心傷，擦不乾兩眼撲簌淚兩行。女兒家這般事情怎開口，只好嚎啕大哭當話講。楊正義眼見此情也落淚，回頭來又問老妻楊大娘。楊大娘未曾開言咬牙恨，恨的是壞蛋媒婆歪嘴黃。最不該咱家爲難他得勢，她想着桂香給人當二房。咱兩口沒有兒子依靠女，到後來養老都在她身上。過幾年招上一門好女婿，也不枉人生在世活一場。楊老爹聽罷此言心好惱，他雖是口裏不說暗思量。

楊正義聽了老妻說罷情由，心中也十分懊惱，想去找歪嘴黃罵他一頓。可是低頭一想，許黑子要的錢糧，三天的限日，已經過了兩天，求親告友，都說是自己照顧不過來，那能照顧人家，再過一天，縣裏就派隊伍來抓人。這待如何是好？他就把出去這一天，跑了幾十里路沒借到半文錢，一粒糧的話對她娘倆講了一遍，楊大娘也沒主意了。

楊正義求親告友走四方，沒借到半文錢財一粒糧。眼看着三天繳納到了限，免不得帶上枷鎖坐班房。他言道事情到了這地步，也只好硬着頭皮碰南牆。倘若許黑子狗黨抓我去，你帶着桂香女兒去逃荒。有一天咱們活着會了面，免不了閤家團圓哭一場。倘若是一氣不接死去了，別讓我把骨頭丟路旁。楊老爹說到傷心落了淚，哭壞了母女二人在一旁。



常言道「家貧才能出孝子」，又道是國家大亂顯忠良。

楊桂香一旁擦了擦眼淚，叫了聲爹爹又叫了聲娘。

您二老養個女孩什麼用，怪不得珍重男兒賤女郎。

到如今爹爹眼看要遭難，咱不能束手待斃像綿羊。

倒不如把兒許給劉大戶，一定能換到他家三百洋。

二爹媽有了銀錢有了命，也免得一家老少都遭殃。

爲孩兒雖然掉進火坑去，也算是孝順父母這一場。

楊桂香說到傷心放聲哭，疼壞了白髮蒼蒼二高堂。

楊桂香說到傷心之處，放聲大哭。楊大娘把女兒攬在懷裡，簌簌的落淚。常言道有聲叫做哭，無聲叫做泣。這種無聲啜泣，更是從心窩裏流出來的血。楊大爺在旁把沖出眼眶子來的熱淚又咽回去。就說到：「事情已經到了這地步，我若被許黑子抓去，橫豎是一死，你母女二人，孤苦伶仃也難以活命。倒不如轉顧一時，日後再作打算。既然女兒爲了爹娘去跳火坑，那只好依了女兒的志願許給劉家，收點采禮，救這一時之急，和劉家講好女兒還小，兩年以後再娶過門。這種變亂的世道兩年之後誰還知道有誰，桂香的娘，你的意下如何？」楊大娘本來死也不會樂意，這時想到丈夫六十多歲去坐班房，生死難定，也只好點頭答應了。

楊大爺就去找歪嘴黃答應這門親事，那歪嘴媒婆是一個刁猾不過的人，一見楊老爹找上門來，就故意爲難，說是已經回絕了劉家。這時難以再去說，楊大爺明知他是弄鬼，別無辦法，只好答應她，收到三百元彩禮之時，拿出五拾元來給媒婆作謝禮。這歪嘴黃才裝腔作勢的應承了。

歪嘴黃劉家寨上走一趟，楊桂香黃花女兒做二房。

第二天三百元彩禮拿到手，先留下謝媒份子五拾洋。

楊老爹按住傷心收彩禮，拿去了二百多元繳錢糧。下餘的糶了斗糧食暫糊口，買了點頭上脚下給桂香。人家是女兒定親全家喜，楊桂香定親好比是出喪。她聽說男人今年四十歲，臉面上一半發黑一半黃。每一天燒酒要喝四五次，喝醉酒大街之上胡逛蕩。成天家罵了東鄰罵西舍，莊巷裡誰人見了誰骯髒。因此上起個混名劉二壞，有一些惡霸行爲傳四方。他到家一見老婆不順眼，霎時間拳打脚踢鬧一場。小婦人受盡折磨有了病，因此上男花女花沒指望。劉二壞藉口無兒要說小，正找到不走運的楊桂香。這一回桂香落在他的手，好比是猛虎抓住一隻羊。任憑那臨死綿羊吁吁叫，也難免老虎口裡遭禍殃。要知道桂香姑娘怎末樣，且聽我下回書裡講端詳。

第二回 八路軍打跑頑固隊 張玉田說服楊桂香

話說楊桂香和劉二壞定親的時候，原說是過二年再娶，等到傳啓以後，劉二壞就叫歪嘴黃來說，今年秋就要人，楊正義娶媒婆回話說是：「有言在先，過了兩年再娶，爲什麼這回子就要呢？娶二房爲的是生男有女，孩子手還沒退，娶了去有什麼用！」媒人回話以後，劉二壞正喝的醉醺醺的，張口罵道：「這老窮種好不識抬舉，我見他家吃了早晨沒後晌，這才想把她娶過來，叫他家少一口人吃飯。這老狗不識好歹，還不答應。我這是花了錢買的，給我，我是要人；不給我，我也是要人！」他回過滿臉酒氣的頭來，對歪嘴黃說：「去對楊家的兩個老窮鬼說：『老子這回就要人。早晚給我送來，要不送來，老子爺看個好日子，打發花轎去抬，他姓楊的不給人，衙門裏走走！』」

忽然間一篇狠話天外傳，害的那楊家一門不團圓。

歪嘴黃丟下句話回頭走，急壞了楊家夫妻老殘年。

走上前一把拉住媒婆子，叫了聲嫂子可憐又可憐。

可憐俺一輩只有這個女，可憐俺一貧如洗沒有錢。

送闺女要有衣裳褥子被，少不了幾件首飾和耳環。

論家道雖然有個貧和富，愛兒女天下爺娘是一般。

央求你再對劉家親戚講，求求他再等一年和半年。

等待俺賣上家東二畝地，置辦點衣裳首飾和妝奩。

歪嘴黃被央不過應了口，答應着再去劉家說一番。

且不言劉楊二家婚姻事，再把那天下大事談一談。

歪嘴黃回來回去說了兩次，劉二壞還不肯答應晚娶，楊正義既不願把女兒送進火坑，又沒法抵擋劉

家的勢力。歪嘴黃說：「我說了一輩子媒也沒碰見你兩家這樣的麻煩，一個酒鬼，一個窮鬼，叫老娘跑來跑去，跑不出個屁來，老娘不管了，你愛怎麼着就怎麼着罷！」說罷揚長而去。這楊家一門正在爲難的當兒，忽然間救星來了。

一霎時萬南遍地起烽烟，咕嚕咕嚕機槍大砲聲相連。

這幾天四外風聲就怪緊，想不到驚天動地到眼前。

一夜間到處來了人和馬，好一似平地湧出了萬股泉。

你看那草黃軍裝灰子帶，黑黝黝大蓋子槍扛在肩。

一個個紅光滿面精神足，都不過二十上下正當年。

八路軍來了！

這才是霹靂一聲愁雲散，從此後紅日當空晴了天。

老百姓男男女女街頭站，你看他喜上眉梢笑開顏。

只見那許黑子狗黨到處跑，好一似漏網的兔子四路竄。

這時候若不起來齊造反，要等到那年那日把身翻。

有的是拿起烏槍和土砲，有的是扛鋤頭和鐵鍬。

吡喊聲大家動手殺殺殺，趕掉那王八烏龜狗漢奸。

從今後再不受這狗逆的氣，從今後不納雜稅和苛捐。

從此後一方人民得了救，再不要這班污吏和貪官。

八路軍來到以後，這一方的老百姓把壓在自己身上的大石頭一下子推翻了。許黑子的狐朋狗黨，死的死，逃的逃，剩下的幾條狗腿，再也不敢欺壓人民，伏伏貼貼的在大家面前認了罪，要改過自新。民主政府建立以來，實行減租減息，增加工資，和地主與霸講了理，要回了自己的血汗。老百姓選舉了自

己的官。組織了自己的團體，拾大糞的掌了村政。要過飯的人當了區長。老大娘也要學習。大姑娘起了秧歌。幾千年沒有的。这回有了。幾千年沒見過的光景。这回也見了。你看窮人翻身了！

這一方建立

劃了個新的縣份叫莒南。

第一次老百姓

選的是文武全才王東年。

王縣長鬼子來了

平日裡幫助人民把身翻。

他身上藍布短襖青襟包，有一雙莊戶笨鞋脚下穿。

看樣子真像一個莊戶老，看不出他是一個知縣官。

他實行共產黨的好辦法，那就是減租減息加工錢。

大店莊鬪爭了地主莊閻王，窮佃戶平了鷹墳伸了冤。

老百姓腰板一直往上站，從此後不受欺服不犯難。

農民們組織起了農救會，婦女會紡線織布忙生產。

姑娘們組織起來要識字，青年們扛起槍來保家鄉。

查路條的工作誰來幹，就有那背着大刀兒童團。

老百姓不分男女組織起，他自己有了力量有了權。

莒南縣不上兩年變了樣，在山東根據地裡稱模範。

咱這裡按下一般且不表，咱再把桂香姑娘談一談。

且說楊家店的楊正義一家，被小惡霸劉二壞逼着要人，鬧的走頭無路，正好八路軍打跑了許黑子，建立了民主政權。劉二壞的靠山倒了，再不敢說：「不給人就衙門裡走走」。要娶過門的事暫時擱下了。

這時節熱火朝天的實行了減租算賬。楊老爹種着大店地主這一畝地，算賬以後全成了自己的了。楊老爹兩口一想起共產黨八路軍來就打心裡感激。楊老爹入了農救會，楊大娘參加了婦救會。只有桂香還沒

參加團體，這時節才組織青年姑娘們識字。楊大爺和楊大娘心裡還有點二乎，老兩口商議道：「我們老頭子老媽媽家出頭露面也就罷了，閨女家也入識字班，會惹人笑話。桂香有了主了，爲了這事鬧的風聲不小，再加入團體，不成了人家講話的故事了嗎？」這時節女同志張玉田來了。

楊家店來了同志張玉田。這一方婦女工作要開端。

進莊來南北來回找莊長，找地方吃飯住宿把身安。

她說是地主家裡不方便，她不要好床好舖好房間。

好莊長聞聽此言拿主意，領着她到了桂香大門前。

她聽說這家是個窮佃戶，老兩口光有女兒沒有男。

張玉田聽說這話連稱好，進門來見了房主說根源。

她言道來到這莊做工作，也爲了來找大娘閑啦談。

問大娘你若不嫌太麻煩，咱就此放下行李住幾天。

楊大娘舉目抬頭忙觀看，她面前站着同志張玉田。

看年紀最大不過十八九，臉龐兒也不長來也不圓。

那真是雪白臉蛋黑頭髮，柳眉下一雙大眼溜之圓。

楊大娘越看越愛不自主，上前來拉着同志叫的甜。

你看看俺家那個丫頭，和同志天上地下不一般。

一行說指點女兒倒茶水，樂的個白頭媽媽笑開顏。

好同志既到咱家不見外，常言道一見如故是有緣。

張玉田就在楊家安排好，要組織青年婦女識字班。

從今後張玉田就住在桂香家裏，她和桂香同床睡覺，和楊家三口同桌吃飯，那楊正義老兩口拿着張

同志比自己的女兒還親。楊桂香不上來還生疏，對八路的女同志有點害怕。不過三天看了看張玉田和曹己一樣是女孩兒，也就親親熱熱，幾乎寸步不離。首先加入了識字班，帮着張同志各家宣傳。楊家店的識字班很快就擴大了三十多個人，楊桂香當了識字班班長，這個受苦的姑娘，知識一天多一天了。

天夜晚一輪明月照床前，她二人工作已畢閑啦談。

玉田說桂香已經十七，有沒有多情多義紅的好兒男。

楊桂香聽說此話紅了臉，叫了聲討厭的姐，張玉田。

這些話你且不要先問我，先問了你自個兒小心肝。

玉田說男婚女嫁尋常事，用不着扭扭捏捏瞎弄玄。

咱二人雖然都是小兒女，生活上各有道路不一般。

我十五背起包裹來抗戰，到今天抗戰事業還沒完。

我跟着主力部隊打游擊，走遍了山東全省半邊天。

往東邊我會到過東洋海，往西邊我爬過沂蒙二大山。

往北邊通過膠濟長鐵路，我也曾一夜行軍到魯南。

在軍中也唱歌來也演戲，到處裏對着群眾作宣傳。

這時節脫離部隊才不久，又下來幫助窮人把身翻。

我立志抗戰不勝我不嫁，那怕它再等十年二十年。

張玉田說罷一席衷腸話，楊桂香頻頻搖頭再開言。

桂香聽玉田說完了自己的身世，有點不以爲然。她說：「姐，你長年跟部隊打游擊，打到那一年

是個頭，做工作做到那一天是一站？你的爹娘親人又不在這裡，女兒家的事有誰作主？難道女孩子家自

己去找媒人，自己去找男人不成？」玉田聽她這一說，不禁嫣然一笑說道：「好妹妹，你且別急，聽我慢慢的講來。」

張玉田聽說這話好喜歡，叫了聲桂香妹妹，真可憐。

新世道已經改變這末久，你還是三間屋裏不見天。

說什麼三從四德那一套，說什麼父母之命媒妁言。

這都是壓迫婦女的牢籠計，害了咱女孩兒家幾千年。

這一回一筆血賤勾消了，不管那三綱五常那一篇。

現在有民主政府新法令，在其中婚姻辦法定的全。

頭一件男女平等有規定，從此後女子有了繼承權。

往常是只有男兒承家產，在今天女子絲毫不能偏。

第二件婚姻自由有定案，就和那父母兄弟不相干。

只要是男子十八女十七，都有權找個對象配姻緣。

再不許父母作主來包辦，也不和媒婆瞎子亂胡纏。

再不許買賣婚姻和強霸，仗着他王八腰裏有臭錢。

第三件一夫一妻是正當，再不許三妻四妾鬧着玩。

誰若是有妻再娶第二個，他犯了重婚之罪告當官。

楊桂香聽到這話心一動，不由得一團喜氣上心間。

楊桂香聽到玉田把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大道理講了一遍，正打中了自己的心坎，覺得自己和劉二壞訂的親正是買賣婚姻，劉二壞娶二房，和今天的辦法不對，姑娘心裏不免有了希望，喜上眉梢。可是按下



心中事不說。又問道：「姐，你說自己找對象，你們是怎末找法，找個什麼樣的呢？訂親怎麼訂法呢？」這一問又引起玉田講出一套道理來了。

好一個精明強幹的張玉田，講道理心又靈活口又甜。

她開言又把妹之連聲叫，你聽我繼續前頭再發言。

共產黨一夫一妻好主意，且莫聽共產公妻反宣傳。

你看了男女同志雖親切，可不能嘻皮笑臉亂胡纏。

倘若是有入態度不正確，同志們批評起來可很嚴。

咱上級爲了這事講過話，他提出三個要點作軌範。

倘若是一個要點不違犯，就可以進行戀愛講姻緣。

第一點男女双方都抗戰，萬不能找個頑固或漢奸。

第二點革命工作不妨礙，且不要貪講戀愛不向前。

第三點男女双方都情願，萬不能依靠勢力和金錢。

倘若是一個條件都合適，兩個人進行戀愛不犯難。

要等到双方感情深似海，那就是男愛女來女戀男。

就可以對着上級打報告，就說是俺倆情願偕百年。

只要是負責同志來批准，這一樁婚姻大事手續完。

預備下簡單酒菜一兩桌，必須要好房找上兩三間。

既不用七姑八姨鬧吃喝，也不用婆娘送客一大篇。

既不用花轎啦叭來迎接，也不用賠上嫁衣和妝奩。

同志們請來幾位吃喜酒，接着是洞房花燭得團圓。

這就是新式婚姻新辦法，好妹妹你說周全不周全。

張玉田說完之後，楊桂香頻頻點頭，把自己的心事鉤上心來。也就不顧女兒的羞澀，紅着兩腮，顫聲叫道：「姐々，妹妹有段心事，願對姐々說出來，不知姐々可能幫助妹妹解決？」玉田道：「上級派我來到這一方工作，就是爲了幫窮娘們解決問題。妹妹有什麼心事，你儘管說，咱都是女孩子，誰還怕誰。」楊桂香聽說，就一五一十把自己的心事講出來了。這一講有分教「舊禮教頓成廢紙，小兒女敢上公堂」，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回 求解放楊桂香離婚 追根源王縣長斷案

却說楊桂香聽了張玉田同志講民主政府的婚姻法令和上級指示的關於男女問題的三個原則之後，這才明白了男女平等、戀愛自由的大道理。就把女孩兒家的羞羞慚慚撇到九霄雲外，把自己家裏怎樣窮，怎樣受苛捐雜稅的壓迫，怎樣拿不上捐稅爹爹要挨繩子綁，逼得一家人走頭無路，怎樣壞媒婆歪嘴黃趁火打劫，把她說給劉家寨的劉二壞、劉二壞三百元彩禮拿來，就要娶人。說到傷心處，不覺兩行熱淚紛紛的落下。

楊桂香提起當年更傷情，最可嘆三輩子佃戶三輩窮。

二爹娘年紀已經六十歲，沒生個同胞兄弟撐門庭。

女孩子自來被人看不起，也不能留傳後代繼祖宗。

又碰上年景不好世道亂，到處裏漢奸頑固鬧的兇。

一家人飢寒交迫沒法過，又加上苛捐雜稅不放鬆。

二爹娘萬般出於無極奈，因此上出賣女兒這一生。

我當時爲了搭救爹爹命，也只好拚上一死假應承。

劉二壞不要我去倒罷了，他若是強逼我去事不成。

到他家不吃飯來不喝水，到那時不說話來不作聲。

我決意不是投井就上吊，再不然小刀一抹血染紅。

小姑娘說到傷心按不住，你看他雙眉倒豎怒氣沖。

玉田看到桂香說她的婚姻舊事，又是傷心，又是氣憤，聲音發顫，兩淚直流。想到兩人同是女孩子，自己早年參加了抗戰，脫離了苦海，再不受封建禮教的束縛，也不受漢奸惡霸的欺侮。像桂香這樣命

蓮的姑娘，在漢奸頑固掌權的地區不知有多少。她一般同情心，冲着兩滴熱淚，已經流到眼角，勉強忍住，就攬住桂香的腰叫了聲：「妹妹，你別着急，你的苦難已經過去，光明就在眼前，民主政府一定給你把婚約解除。」桂香經玉田這一安慰，覺得她比親娘更熱，比親姐更更能體貼她的心，把兩行傷心淚變成了感激，更嗚咽的啜泣起來。玉田也無話可說，暗中陪了她兩把眼淚。直到桂香從她懷裏擡起頭來，這才又談起正經話來了。

張玉田拉着桂香不放鬆，好妹妹此時不要太傷情。

到如今你的苦難已過去，你就該挺身而出來鬥爭。

咱上級三條原則講的好，共產黨領導咱們來實行。

打離婚民主政府有法令，你正好婚姻自主够年齡。

姐在十五歲上就抗戰，好打那壓迫婦女抱不平。

這件事有我玉田幫助你，管教你不受壓迫不受窮。

張玉田說的高興伸大指，真是個慷慨義氣的女英雄。

小桂香聽到此言心中喜，就把那玉田姐叫連聲。

小妹真心信服你的話，從此後你叫我死我不生。

她二人貪說衷腸忘了睡，忽聽得窗外金雞報曉鳴。

玉田和桂香你言我語，談的正投機，忽聽得窗外的長鳴雞「咯咯」一聲。玉田說：「可了不得了，

雞叫了，快收拾睡罷。二人就鋪開床倒身睡去。玉田心中無閑事，歇下就睡着了。桂香在床上翻來覆去

，就是睡不成。她要不這婚姻問題，腦子裏偏要想。聽到雞叫三遍了，她的身子實在是乏了，就覺得

恍恍惚惚面前出現了一片生疎的光景。

楊桂香恍恍惚惚入夢中，她覺得一片黑暗一片明。

彷彿是此身不在家裏住，又好像還是自己舊門庭。忽然間喇叭號筒齊聲響，不知道誰家喜事鬧哄哄。她自己跑出大門四下望，又看見一抬花轎向正東。這些人偏偏不向別處去，正對着楊家柴門一直行。楊桂香見事不好往家跑，歪嘴黃追在後頭叫連聲。她只好東躲西藏想逃走，無奈何處處不好把身容。惡媒婆鷹抓燕雀拉住她，還有那無數惡棍齊行兇。她看見二位爹娘都不管，這時節呼天不應地不靈。只覺得哭之啼之上了轎，四轎夫拾起來就走一陣風。好一似爬山涉嶺拉着跑，又好似騰雲駕霧在半空。在轎中四外光景看不見，忽然間燈籠火把亮通通。二堂上高高坐着人一個，只見他一臉橫肉長的兇。看見了桂香姑娘哈哈笑，他言道今天落在我手中。下堂來嘻皮笑臉伸手拉，滿口裏胡言亂語叫卿卿。楊桂香又覺氣來又覺怕，走上前大罵一聲狗奸雄。這一聲驚醒自己一場夢，也驚得玉田同志眼矇矓。這時節草堂之上天大亮，又只見日出東方滿窗紅。

桂香夢中大叫把玉田驚醒，看了看天已大亮，那楊大娘在院子裏說道：「你姊妹，真是嬌慣，太陽晒着屁股了，還不起來。」玉田在屋裏應道：「大娘早起來了，我和桂香啦呱到下半夜，所以起來晚了。」說着連忙起來敞開了門。二人梳洗完畢，楊大娘已經把早飯做好。吃飯中間玉田就把昨天夜和桂香

談的事情。對二位老人說了。楊老爹道：「咱家雖窮，八輩子沒有犯法之男，再嫁之女。若是打「花案」豈不叫人家笑話！」玉田又把共產黨對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的道理和民主政府關於婚姻的法令對楊老爹講了。楊大娘聽說可以離婚，女兒不跟劉二壞了，從中插言道：「張同志講的男女平等的道理俺明白了。從今以後俺婦女再不受男人的氣了。俺閨女一定不跟劉二壞結親，我算拿定主意了。」玉田就乘機說道：「聽大娘的話，當年也受大爺的氣來？」說的楊家二老都哈哈的笑起來。楊大娘，拍着玉田道：「這也是個閨女，俺那個也是個閨女，你怎末這末能呵！」玉田道：「桂香妹妹識了字，懂了道理，比俺還能來！」談笑之間，吃完早飯，玉田又去村裏和別的姑娘們談話去了，直到晚上睡覺的時候才回來。楊桂香真是度日如年。叫玉田去給她辦離婚，玉田笑着說：「好妹，別着急！咱先研究出個辦法來！」

張玉田未曾開口笑盈盈，叫了聲桂香妹，你細聽。

既然是男女婚姻要自主，要知道依靠別人事不成。

姐，我不能替你來包辦，憑自己堅持到底作鬥爭。

爲什麼不扶井繩扶杆子，爲的是井繩不撐杆子撐。

你既然決心不跟劉二壞，無論是誰人勸說都不中。

第一步先到區裏去告狀，看一看區長的意思怎末行。

倘若是區長不能替你辦，你就要萬南縣裏走一程。

倘若是縣長不准你的狀，你就要一氣打到司法廳。

這件事自主就要主到底，倘若是半道妥協不成功。

張玉田講罷一席鼓動話，緊等着桂香自己說分明。

楊桂香聽罷此言忙回答，姐，你小看了妹，太年輕。

小妹年紀雖小志不小，再不受封建壓迫去偷生。倘若離婚不遂我的意，我情願脫離這個舊家庭。到那時姐上那我上那，就是那湯裏火裏也甘情。

小桂香說到這裏動了火，你看她又頓足來又捶胸。

玉田看到桂香已經下定決心，就言道：「妹不要動火，我雖然不能給你包辦代替，我一定盡我的力量，幫助你，脫離這封建苦海。今天晚上咱就寫好狀子，明天到區裏去報，不知你的意下如何？」桂香也不得玉田這時就辦，連聲道謝。玉田就從自己的包裹裏取出一張白紙，口裏說道：「從前打官司告狀，是不容易的。得花錢買狀子紙，還得請人做狀子，找代書寫，處要花錢。今天民主政府是替老百姓辦事的，誰有理都可以去講。寫狀子什麼紙都行，字寫的好孬也不計較，事情說明白就成；寫不明白的地方，還可以當面解說。」桂香聽她說，打官司很容易，更是喜歡。你看她忙的罷！

楊桂香因爲心喜身子輕，你看她出來進去一陣風。

慌忙的拂拭桌子安坐位，她把那文房四寶放當中。

小姑娘安排好了一邊站，等待那玉田同志女英雄。

張玉田推開筆墨她不用，拔出了頭號鋼筆是金星。

鋪開了洋連白紙動手寫，你看她一字一句寫的清。

先寫上告狀人的名和姓，再寫上告狀人的家門庭。

寫罷了呈狀之頭停了筆，等待那桂香姑娘說分明。

桂香女沉吟半晌才開口，提起了當年舊事氣滿胸。

我今天開頭不把別人告，歪嘴黃她是害我的第一名。

她年紀大約不到五十歲，專說媒二十多載還有零。

好兒女被她害了有多少，昧良心賺了銀錢賺人情。若不是民主政府來搭救，險些兒斷送了我這一生。我和她公堂之上講講理，管教她群眾面前現原形。第二名我告惡霸劉二壞，專勾結頑固頭子許樹聲。他是個四十多歲大煙鬼，要拉俺青年姑娘下火坑。他家裏有個老婆又再娶，問一問民主區長行不行。他想着有錢買的鬼上樹，這一回碰他一個鼻子青。拋開了惡霸行爲且不說，單就是重婚之罪犯徒刑。爲婚約不知流了多少淚，兩年來天天流到夜三更。請區長判他一個重婚罪，要把他交給群眾去鬥爭。小姑娘說到這裏住了口，只見她兩頰微紅發了紅。

桂香說到這裏沒的說了，便問玉田道：「姐，你說這樣告行不行？」玉田說：「行，行！就要這樣告。寫不清的地方，你還可以當面講。」狀子寫好以後兩人安心睡覺，一夜無話。第二天早晨，桂香又同爹娘商量去告狀，楊老爹有點拿不定主意，他對於女兒這婚約雖是急於解決，可是還怕劉二壞有錢有勢，告不倒人家，反而被他害了。他又怕「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打官司要花錢，弄到傾家蕩產人財兩空。玉田同志看準了他的心事，就把民主政府的打官司不麻煩，和民主縣長，區長一文錢不能貪污，斷案比包黑包青天還公平，解釋了一遍。她還怕楊老爹不放心，就把劉二壞壓迫窮人，他莊裏正在準備和他講理鬭爭的事和他說了，楊老爹這才吹鬚子瞪眼，下了決心和劉二壞幹。他把楊大娘數雞抱蛋攢下的九元錢拿着預備當盤川。楊大娘也盡了爲娘的心，給桂香梳頭打辮子，找了件乾淨衣服穿上。



張玉田寫給區長一封介紹信，桂香接過來和寫好了的狀子，一并藏在口袋裏。楊大娘送他爺倆出了大門，好像有件什麼禍事似的，心裏覺得難過，老淚沖到眼角了，囑咐桂香一路小心。桂香答應一聲，跟在爹爹背後，邁開從小就沒裹的大脚，說了聲：「娘，你家去罷！」爽當當的去了。玉田同志拉着她的手，且說且送，一直送了半里多路，說了聲：「祝你此去馬到成功。」這才回來了。桂香在路上不免前思後想起來了。

楊桂香邁開大步往前行，想起了婚姻大事暗傷痛。她本是窮家小戶好兒女，誰想到爲了婚姻上公庭。此一去憑着命運往前闖，難料想前途禍福和吉兇。她衷心感激同志玉田姐，爲了她慷慨義氣抱不平。實指望應了臨走她的話，實指望一經出馬就成功。倘若區長准了我的狀，解脫了封建壓迫一身輕。倘若區長不准我的狀，我一定再打上告到縣城。一個人志氣剛強山不動，也只有拚着一死去鬥爭。萬一的我的離婚失敗了，也只有懸梁自盡喪殘生。那時節二老爹娘難再顧，再不見玉田姐姐女英雄。就算是天地之間沒有我，權當是生了女兒不送終。她正在反來覆去胡亂想，猛聽得年邁爹爹喚一聲。

桂香且走且想，腦子裏翻來覆去，沒有一刻安定，被楊老爹一聲叫醒。楊老爹說：「孩子咱已經到區公所住的莊子了。回話時可要小心在意。」桂香腦門噏的一聲，心頭卜卜的跳起來了。爺倆在莊頭歇息了一會，就進莊詢問區公所。找到了區公所，見了區長。區長是一個年紀卅多歲很和氣的人，問了他

們的來意，桂香就把玉田的信遞上去，區長看完之後，就說：「劉二壞作惡多端，群眾對他有意見，要同他講理。這件逼婚案子，也是他作的一件惡事。不過離婚案子應該經過司法手續，我給你一封信帶着到縣裏去罷。」說罷拔筆寫信，霎時就完，隨便一疊交給了桂香，還問他爺倆餓不餓，爺倆連聲道謝，區長送到門外才回去。桂香心裏十分稀奇，他想不到區裏辦事就這樣簡單。父女二人就按照區長的指示詢問到縣府所在，及至詢問到了，村衆說搬走了五天了，天色已晚，只好住下。第二天，又照着村衆說的莊子走去，可是事有不巧，在這莊子沒有住，只好又往第三個莊子尋問。到了地頭再三詢問，村頭上兒童團把他們來由盤查明白了才說縣政府「在這裏」，桂香父女這才安下心。打算遞狀子。楊老爹又把桂香囑咐了一遍說道：「縣政府是個衙門，比不得區裏，孩子可要當心。」桂香答應道：「知道。」

他父女進到村莊問縣府，看不見有個衙門好威風。

靜悄悄街上無人沒處問，走進了一家窮戶小門庭。

進門來看到一人堂前坐，一雙眼看着書本甚從容。

他身穿藍布短襖破了袖，青搭布當作一條束腰繩。

看臉面最大不過三十歲，他可是老壽星頭放光明。

楊老爹上前就把三哥叫，請問你縣府住在那一亭。

那位哥抬頭端詳他父女，先問道：「你找縣府爲何情。」

楊老爹據實而說是告狀，有一張筆寫狀子往上呈。

那位哥伸手就要狀子看，楊桂香遞將過去不留停。

楊老爹忙對女兒使眼色，怕的是事不秘密透了風。

可惜是他的眼色使的晚，狀子紙已經傳到他手中。

你看他展開卷子上下看，又把那區長來信看的清。

這個人看罷狀子不還給，回頭來讓他父女坐流平。

他掏出一棵煙捲要他吸，擦着火自己不吸讓客人。

吸進了一口香煙有了話，你聽他家裏長短問的清。

他先問你家共有多少地？他又問過的富來還是窮。

問大爺大娘可是很壯實？問桂香有沒有姐妹和弟兄？

他又問工作同志有沒有？接着問她的年紀和姓名。

楊老爹一五一十順口答，楊桂香低頭含羞不作聲。

這時節正要談到離婚事，從外邊進來一個勤務兵。

正在談話中間，進來了一個掛匣子槍的勤務兵，向那人報告開飯了。那人問楊老爹道：「你這莊裏有親戚沒有？」楊老爹回答沒有。他吩咐勤務兵帶他父女二人去吃飯。走到門外，楊老爹就問勤務兵方才說話的是誰？勤務兵楞楞的說：「說了半天你還不知道是縣長？」楊家父女不勝驚疑：「縣長怎末那個樣子一點也不像個官。說話和咱莊戶人一樣。」他們又惦記着剛才說的話有沒有什麼差錯。來到伙房早有幾十個人在那裏自己打飯自己吃。楊家父女也同大家吃一樣的小米乾飯，飯後有一個像玉田一樣的女同志把桂香拉去，桂香因為和玉田過慣了，也不拘束，楊老爹就在伙房裏睡覺。父女雖然各在一處，可是兩個人都一樣的思想：「聽說從前打官司的要住差房號店。花很多的錢，今天民主政府對打官司的這末好，還管着吃，這真是老百姓當家了。」

到了第二天，父女又找成塊，桂香滿心歡喜，她說約他一塊睡覺的女同志和玉田一樣好，並且答應幫助她。楊老爹聽說也自歡喜。等到天响以後，勤務兵傳言縣長叫他們，他們又到了原來談話的地方來了。縣長又問他劉家花了多少彩禮，歪嘴黃貪污了多少銀錢，這回楊桂香不等爹爹開口，却自己回覆。

縣長又問她離婚是自己的意見還是爹娘的意見，桂香一口咬定是自己的意見，一定要離，絕不跟劉二壞。縣長點了點頭，吩咐傳人。楊家父女知道一天的工夫就可把案子傳齊了，說不出的心中感激。

王縣長吩咐傳人坐公庭，有幾個武裝同志應了聲。

公堂上一張桌子幾張紙，王縣長坐上一把破板橙。既沒有供案桌子驚堂木，也沒有虎狼衙役使威風。

有一個記錄人員一邊坐，專等着縣長問話錄口供。

不多時兩人押着一個進，歪嘴黃扭着小腳裝正經。

猛抬頭看見桂香堂上站，她才知這件案子事不輕。

她這時是到臨頭逃不脫。只嚇得渾身上下顛兢兢。

王縣長就把媒婆從頭問，問了她家鄉住處和姓名。

先問她好兒女害了有多少，又問她銀錢圖了那幾宗。

問的個歪嘴媒婆沒的說，不覺得兩腿一屈跪流平。

縣長說民主縣長不要跪，跪下去也是一樣犯罪刑。

歪嘴黃兩耳陶々不聽話，只見她響頭磕的地崩崩。

她強說這件婚姻不怪她，都是那劉二壞蛋戳的蜂。

叫了聲青天縣長饒了我，再不敢胡說八道瞎弄兇。

王縣長吩咐一聽傳壞蛋，不多時劉二壞蛋推上庭。

他看見一案人等全到了，也只得懇求縣長曲原情。

他說是因為無兒才再娶，再就是媒婆巧說不該聽。

王縣長聽罷供詞動了氣，罵了聲歪嘴媒婆不正經。

你不該爲了圖財胡戳弄，兩方面騙了富的害了窮。  
你若能回心改過免了罪，你若是再犯前罪罪不輕。  
回頭來縣長又把劉二訓，你仗着有錢有勢才行兇。  
到如今頑固已倒糊猴散，你這回想吃天鵝肉不成。  
爲的是寬大政策教育你，再不許欺侮窮人胡亂行。  
這時節桂香看着心裏喜，這時節楊老心頭怪輕鬆。  
要知道桂香離婚怎末樣，且等着下回書裏說分明。

#### 第四回 學紡織姑娘忙生產 賽秧歌醫院贈錦標

二六

閑言少敘，書接上回。王縣長處理了歪嘴黃和劉二壞以後，回頭對桂香說道：「這回你解放了，回家去好好地紡線織布，學習識字，幫助村子裏的工作。」又對楊老爹道：「女兒大了，婚姻讓她自主，爲老的只是幫助她，不要走錯了道就行了，切不可包辦代替。聽說你莊的工作還好，窮人翻了身，就該加緊生產，加緊抗戰工作。政府還要借款給你們開展紡織合作社，回去對大家多宣傳。還有什麼話說沒有？」楊家父女，連聲說：「沒的可說，縣長比包青天還好，俺老百姓從此有了作主的了。」父女告辭回家的時候，王縣長離座相送。縣長命令當場把劉二壞歪嘴黃押下去，一個撥到縣政府伙房挑水，一個等待村長來領去教育不提，再說桂香父女，出了縣府，心裏又是喜歡，又是感激，一路往家來了。

父女們離開縣府回家園，一路上越思越想越喜歡。

老爹說來時覺着不牢靠，桂香說口裏不怕心裏難。

老爹說到了縣府不知道，桂香說拿着縣長不當官。

老爹說告狀的管飯是奇事，桂香說當客招待真稀罕。

老爹說過去的官府像狼虎，桂香說還比狼虎狠萬千。

老爹說隨到隨問多爽利，桂香說一天一夜辦理完。

老爹說本想花上二畝地，桂香說誰知沒用半文錢。

老爹說歪嘴媒婆該挨鬮，桂香說劉二壞蛋把水坭。

老爹說從此壞人不得勢，桂香說輪到窮人把身翻。

老爹說許黑子好比是地獄，桂香說王縣長好比是晴天。

老爹說八路軍是救世主，桂香說共產黨恩情說不完。

來時節雖沒看見三春景，回來時挑紅柳綠滿前川。

來時節天氣不冷身打顫，回來時撲面春風不覺寒。

父女們心中得意走的快，不覺得來到自己大門前。

自從他父女離家之後，楊大娘總是放心不下，幸虧着玉田百般勸解，還是吃不下飯，睡不着覺，天色將晚又到莊頭上探望。忽然看到他父女們回來，楊大娘好像丟了的寶貝又找着了似的喜歡，連忙問道：「離婚的事辦的怎樣？桂香不等爹爹開口就搶着說：『行了，歪嘴黃挨了訓，劉二壞受了批評。』」一家人回到草堂上，楊老爹就把從區到縣，怎麼進了縣府和縣長談了半天還不知道是縣長，怎樣在縣府裏吃飯睡覺，帶去的錢一文沒有花；怎麼一夜傳齊了人第二天問案。又把歪嘴黃交村裏鬥爭，劉二壞判了二年徒刑罰在伙房挑水的事說了一遍，說到好處，桂香就插上兩句。又把縣長囑咐她學紡線的事談了，楊大娘起來到灶王爺面前跪下磕了兩個頭說道：「總算老一輩裏就沒傷天理，咱這輩子碰上了晴天。」反把楊老爹和桂香惹笑了。

晚上玉田同志回來，桂香跑上前抱住她的腰，好像十年沒見似的，叫了聲玉田姐姐，喜歡的流了滿腮眼淚。玉田來到屋裏，把桂香靠在自己的身旁，聽楊老爹說他打官司的人間奇事。到了睡覺的時候，玉田乘機對桂香進行教育起來了。

楊桂香離婚已成心內歡，乘此時進行教育不費難。

對工作一點一滴抓的緊，好一個優秀幹部張玉田。

這時候桂香心中儘感激，拿玉田當作菩薩和神仙。

問妹妹從今以後怎麼幹，把你的前途辦法對我言。

過日子若是不會作打算，早晚是窮斷骨頭才算完。

桂香說：臨走縣長囑咐我，他叫我紡線織布掙模範。

我想想縣長這話真不錯，自古來男耕女織理當然。今天起一定學會紡好線，好姐姐不要客氣不要煩。張玉田聽她這話連稱好，求解放生產發家最爲先。你若能參加生產會紡綫，從今後不怕窮來不怕天。再一點村中工作好好幹，最要緊天天要上識字班。姐妹們團結越多力越大，咱婦女才能澈底把身翻。在平時站崗放哨經常幹，戰時節糧草傢具藏深山。優抗屬拾柴挑水不叫苦，看傷號端屎端尿也不嫌。逢春節高蹺秧歌扭的好，那時候軍民同樂鬧一番。

桂香聽了玉田這些話口口答應，到了明天玉田到區裏貸了十輛紡綫車子，十斤棉花來。桂香留下一輛車子和一斤棉花，就像傳教似的勸識字班姐妹們紡綫。因爲有了桂香帶頭，十輛車子都分配下去，推了桂香當紡綫小組長。玉田親自動手按個教，桂香學的十分上心，又加上教別人只是一時，教桂香沒明帶夜，她要把桂香教會，桂香自然就教會了別人。

楊桂香學習紡綫太認真，好像是中了癡迷癡了心。成天家握住車子不放手，她母親叫她吃飯不動身。初上來拉不到頭就斷線，過幾天粗的細的不均勻。楊桂香學了十天成了縷，可就是扯斷一根又一根。有時候心裏着急頭出汗，有時候自己氣的淚紛紛。到後來四兩棉花沒用盡，她紡的不粗不細能上針。張玉田看了一看稱進步，喜壞了高堂以上老母親。



世界上惟有癡娘自誇女，老大娘不是瞎誇那是真。  
常言道人間世上無難事，又說道難事就怕有心人。

從此後桂香紡線不間斷，真個是從夏到秋冬到春。

桂香不但自己學會了紡線，並且教會了她們一個小組。不上一個月，十個大姐都學會了。紡了線，賣了錢，給家中添補零用，還使不完。手下積下了幾百元錢，大家看見眼熱。全識字班都紡起線來了。這年冬天濱海開勞動模範大會，桂香當選了區模範，出去四十多里路參加大會，在會上她報告了她翻身經過和紡線發家的事實，得到了二等模範的獎勵，回家時帶着紡車一輛棉花二斤，還有手巾，日記本等獎品，全區裏開大會歡迎她，誰不說楊大娘生了好女兒，楊桂香自己能進步。按下這事不表。一年將盡，冬季到來，桂香已經學習了二百多個字，會唱二十多個歌子，自她得到勞動模範之後，經歷多了，眼界開了，在大會上什麼光景都見了，封建思想漸漸的少了。春節快來的時候，她領導全識字班學着扭秧歌。起初大姐們還有點扭扭捏捏，不願扭，後來看到桂香大大方方扭，也就扭起來了。日子多了扭秧歌已經成了生活裏邊少不了的事，連走路做活也扭着秧歌步伐行動。生產着了迷，扭秧歌也着了迷，所以楊家店的秧歌隊，也名傳四鄉，到了春節慰問傷員的時候，就活躍起來了。

根據地鑼鼓叮鑿響連天，各村莊迎接勝利過新年。

大家想唱在後方享安樂，嚮的是八路主力在邊緣。

主力軍拚命流血爲那個，爲的是老百姓們得安然。

過的是安穩日子不忘本，各村莊優待抗屬最爲先。

青年們抬着麥子和豬肉，兒童團打着鑼鼓走在前。

識字班穿上紅襖和花褲，五色的鮮豔彩綢束腰間。

光榮牌高高掛在門頂上，光榮燈飄飄蕩蕩大門邊。

有的去抗屬家裏把地掃，有的去抗屬缸裏把水添。一般的擁軍優抗作的好的，想起了掛花弟兄心不安。

過了年春節娛樂活躍起，首先要去到醫院玩一番。

這時節慰勞物品無其數，還有那慰勞信件疊成千。

秧歌隊扭動起來更有勁，爲的是光榮同志喜歡看。

咱這裏按下一般且不表，表一表楊家店的識字班。

且說楊桂香領導楊家店的識字班學習秧歌，爲了春節過後去到後方醫院慰問傷員，和鄰近村莊王家溝提起比賽。王家溝的識字班長王秀文原來是楊大娘的遠房姪女，和楊桂香輪起來是表姊妹，各人領導着自己的一隊成天的練習。過了年正月初三兩莊的識字班一齊出發後方醫院，表演秧歌，讓醫院裏負傷的同志反映誰好，誰更好，作爲評定。楊桂香這一年以來，大大的變了樣子，再不會那麼拘拘束束，成了全莊的活動人物，什麼事也少不了她。這次慰問傷員更是楊桂香的一台大戲，你看他從年前就忙，一直忙到出發的那一天。鑼鼓一敲，識字班像一群花蝴蝶似的上場來了。

楊桂香一連忙了十幾天，爲的是慰問任務放在肩。

借東西全莊各戶跑個遍，練秧歌一直練到兩腿酸。

全莊的絲綢衣裳都借到，姑娘們胭脂白粉籌劃全。

爲的是桂香一人忙不過，舉了個隊副名叫楊金鸞。

她二人再加玉田常指導，打扮的每個隊員賽天仙。

四十名識字班員個個美，楊桂香鶴立雞群不一般。

黑黝黝額上短髮齊眉剪，光亮亮兩條辮子墜雙肩。

生就的不長不圓鴨蛋臉，分不出有沒有香粉在上邊。

一雙眼黑白分明顯的大，兩道眉又細又長新月灣。小鼻梁不高不矮如懸胆，兩扇脣紅的不够胭脂添。身穿着石榴紅綢半身襖，葱心祿洋緞夾褲掃鞋尖。腰肢上一片白綢束的細，好一似一束生絲紮中間。你看她隨着鑼鼓腰肢動，你看她步法輕盈塵不沾。嘴脣上老是浮着微笑，說明了姑娘心中甚是歡。周圍的男女觀衆都稱讚，就是那桂香父母也不謙。

常言道女兒大了十八變，又道是越變變的越好看。

楊家店秧歌隊，有了桂香這麼一個出色的領隊，全莊都有爭取比賽勝利的信心，就是楊老爹和楊大娘聽到人家稱讚自己的女兒，也自喜歡。到了醫院之後和王家溝秧歌隊相遇，各自謙虛了一陣，不必細講。楊桂香和王秀文雖然是表姊妹，日子窮了，親戚不常走動，這時還不認識。見面以後說起來覺得格外親熱。表演的時候又互相謙讓了一回，王秀文看了看形勢，知道自己的秧歌比不過楊家店的，恐怕排在後面，惹不起群衆歡迎，落個難看，也就搶先上場。這時候看的不只是傷員和醫院工作人員，連附近村莊的人也趕來看熱鬧。圍了一個萬人的大場子，維持秩序的，喊破嗓子才安排下來。起初是兩隊合起來圍着場子，繞了兩個大圈，作了幾個隊形，以後分開來各自表演。你看，好不熱鬧！

秧歌隊鑼鼓齊鳴上了場，全場裏一陣鼓掌震四方。

只見那五花十色舞衣豔，又只見紅黃藍白彩綢揚。

扮的是禮帽大衫漢奸狗，扮的是汪逆精衛胡猖狂。

有的裝漢奸敲詐老百姓，有的裝鬼子調戲花姑娘。

這個扮頑面鬼子調眉眼，那個扮南京重慶一口腔。

看罷了反派再看正一派，教觀衆怒氣全消喜氣洋。你看那共產黨員多排場，你看那八路同志扛大槍。還有那民兵隊員真威武，也有那婦救會長兩鬢蒼。兒童團不換衣服就對勁，識字班個個都是好衣裳。這個說今天婦女真解放，那個道再不扭捏裝模樣。這個說你看那隊扭的好，那個道各有短處各有長。這個說王家隊員也還好，那個道楊家隊裏有鳳凰。不用問楊家鳳凰是那個，那就是秧歌領隊楊桂香。

這一番慰問比賽的結果，大意見是各有短長，不過楊家店的步伐熟練，下了工夫，爲了鼓勵大家下力學習，推楊家店第一。兩份獎品，不過楊家店多了個錦標，獎品發下，全場熱烈的鼓掌。楊桂香隨着樂器扭着步伐，走到主席台前，輕輕地，深深地行了禮，雙手捧着錦標，又行了個謝禮，轉身走來，全場的掌聲有好幾分鐘不斷，楊桂香只覺得臉上熱辣辣的，眼睛迷糊糊的，回到隊裏來，像失了知覺似的。這一場慰問傷員，帶着秧歌比賽，把一個楊桂香的大名傳到全莒南縣，全濱海區，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誰料想楊桂香這個離婚解放的姑娘的婚姻大事，伏下了一個根芽。正是「當年窮家弱女，今日群衆寵兒。」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回 陳德志決意求婚配 楊桂香偷眼相夫婿

却說楊家店和王家溝比賽秧歌，錦標被楊家店奪去，王家溝也口服心服，沒有意見。就中王家溝有一位青年隊員名叫陳德志，生得紅胖臉皮，粗壯腰身，中等身材，二十上下年紀，在看秧歌的時候一眼盯住了楊桂香，直到散場，還不捨得放開。就在發錦標的時候，不覺得喊出：「慶祝楊家店的勝利，向楊桂香學習！」自從看秧歌回家以後，走着也想到楊桂香，坐着也想到楊桂香。他家也是才翻了身，生產發家的。家裏有父親母親，一個弟弟，參加青年民兵以後，工作一貫的很積極，可是春節以後，忽然吊而郎當起來。他爹娘給他提親，他一口咬定不要那個。他父親從他那夥青年裏邊，探聽他的口氣，看他是什麼意思？

陳德志王家溝上有門庭，論家道也不富來也不窮。他家中二位爹娘有年紀，還有個身下弟弟甚年輕。他今年正好二十又二歲，他長的身子強壯臉皮紅。想當初也會念過二年字，到如今認得幾個也稀鬆。他因為鬼子不給日子過，他這才決心抗戰當民兵。那日裏醫院比個秧歌賽，這青年敲着鑼鼓在其中。他這天看了別人不留意，單對着桂香姑娘有了情。從此後白天黑夜想念她，再不肯積極工作幹營生。在從前這就叫是單思病，到今日這個名詞不時興。他常在青年隊裏閑啦啦，不斷的誇獎桂香好美容。他喜歡桂香學習是能手，他喜歡桂香生產稱英雄。

他常說抗戰只有當八路，又道是不要桂香親不成。

這一片無心之言傳出去，倒教那陳家二老望心胸。

陳大娘得到了兒子想娶楊桂香的口氣，就想道：「這個姑娘，打過「花案」離了婚，扭秧歌出了名，誰知道是什麼性格，能不能過莊戶日子？」就不同意。可是德志的親事高低不就，有一家女的人材又好，家道不錯，陳大娘要訂下。德志說：「你訂的你要，我不要你別怨我！」陳大娘也不敢作主了。陳家二老爲了快給兒子說媳婦抱孫子，就想法子和楊桂香提親，陳大娘有一天和識字班隊長，王秀文談起楊桂香來，王秀文說：「俺那個表姐可真是能幹，不光秧歌扭的好，紡的線在十字路集上也是頭一份！」一話話使陳大娘想起楊桂香的娘是這莊的，就去求王秀文的娘去提親。王秀文也存了一點小偏心想把楊桂香說到自己莊裏，也就是要鳳凰從人家的樹飛過來的意思。王大娘經不起女兒的慫恿，也就答應了去提一提。買上了十串香油菓子帶着，權當是看親戚。見了楊大娘，老姐妹們自然是更親熱，就當作閑啦談扯到桂香親事上來了。

老姊妹你言我語啦家常，從外邊跑進來了楊桂香。

她一見屋裏坐着有生客，她立刻規規矩矩裝安祥。

楊大娘罵聲妮子別撒野，快過來見見王家你姑娘。

王大娘離坐上前忙拉住，叫一聲外甥女兒你休忙。

我看外甥長的怎麼樣，爲什麼你的名兒天下揚。

小桂香一時害羞忙逃走，一溜煙出了大門遠處藏。

王大娘就此機會開了口，她先問外甥婆家是那莊。

楊大娘急忙回說還沒有，找婆家門戶高低不相當。

王大娘連聲講道俺不信，爲的是捨不得離開你身旁。

你若是有心給她找婆家，有的人爭着叫你丈母娘。

王大娘說道這裏轉口，她言道事真湊巧有一雙。

俺莊裏陳家有個莊稼戶，有一個心愛兒子長的強。

論日月不缺吃來不缺用，論人材身體強壯臉兒方。

他有个響亮名字陳德志，也會經念過洋書入學堂。

你二家能把兒女親家結，那真是人間美事又一樁。

王大娘一席美言有了效，說動了桂香母親熱心腸。

王大娘乘勢給桂香說媒，把陳家孩子誇了一陣，楊大娘心下已經活動了。又因爲是娘家嫂子說媒，比誰都可靠，就說：「照你這麼說，可說是美滿姻緣，誰知道人家樂意不樂意？」王大娘說：「那頭也是想給兒子說媳婦，聽說要照桂香這樣說，若是真桂香，他家還不是接神仙？」楊大娘說道：「這妮子聽張同志說什麼婚姻自由，爲娘的也不敢完全作主，得同她商議商議。」王大娘知道不會一火成功。天色已晚，告辭回家，回覆陳家不提。且說楊大娘等女兒回來把姑母說媒的事同桂香說了，桂香道：「娘，你聽她胡說，不要理她。」楊大娘料知有話當面難講，張同志又回縣學習去了，三兩月不會回來，沒人說服她，只好找識字班副隊長商量，副隊長楊金鸞滿口答應說：「大娘放心，我們管保把桂香說服就是了。」她到紡線小組裏一廣播，大家都知道桂香要說婆家了，這天桂香來的晚，一進門看見大家的樣子有點不對，就疑惑起來了。

楊桂香一步邁進堂屋門，小組裏大家一齊笑吟吟。

你看她交頭接耳亂噤々，又只見戳七弄八亂紛紛。

一群眼統統不向別處看，罩定了桂香姑娘上下身。

楊桂香不摸頭腦開口問，你大家這樣歡喜啥原因。

衆姊妹一聽問話放聲笑，好一似大群麻雀進了林。

有的是坐到車前去弄錢，不覺得好線扯斷好幾根。

這時節桂香心裏亂打草，就不說也能猜到八九分。

一定是今天母親走了話，倒教這小丫頭們開了心。

楊桂香搖動車子啦開線，小姑娘一點心事萬丈深。

她想到今年已是十八歲，別的人早有婆家出了門。

常此的依靠爹娘過下去，白白的是誤了自己好青春。

她看到蝴蝶雙雙過牆去，她看到梁間燕子交頸親。

虫鳥們都有雌雄成配偶，何況是有靈有性咱們人。

看起來男女問題免不了，一定要挑選一個好郎君。

紡完了線臨散的時候，桂香拉着金鸞在後邊，兩個人並着膊走，桂香問道：「你們究竟是笑的什麼？」金鸞說：「你裝麼？自己的事還不知道！」桂香再三追問，金鸞才把王大娘來說媒的事對桂香講，桂香霎時臉紅了，停了一會就說：「男女婚姻，是平常的事，本來用不着怕人，可是不知爲什麼一提起來，就覺得害羞。」金鸞說：「你的意見怎麼樣？」桂香搖頭不答。金鸞說：「終究你要不要？」桂香急了道：「是個什麼東西咱沒見過，教我怎麼說。難道再要我離一次婚。」說時眼泡有點發紅，面色馬上沉下來。金鸞怕他傷心，連忙解釋：「好姐姐，不要煩惱，咱回家吃飯去罷。」

楊金鸞和幾個大的識字班姊妹想主意來了，想到十字路集的那天，都去賣線，若遇到王家溝的大隊長王秀文，要她把陳德志指一下看看。主意已定，單等逢集。那天正是九月十六日，小陽春天氣，不暖不寒，楊桂香、楊金鸞一行三四個人，到十字路集上來了。

莒南縣十字路鎮在中央，南北道拖拖拉拉五里長。



往南去五十里路黑林鎮，北邊是鼎鼎有名大店莊。幾年前建設民主根據地，發展成四通八達新市場。北門外黑壓壓的糧食市，逢一六那集不上百石糧。南北街又寬又平大馬路，有的是大小商號在兩旁。不管那鬼子時常來掃蕩，老百姓破屋場裏也營商。切菸機四面八方軋軋響，織布機唏哩嘩啦織的忙。你若到南關市上看一看，又覺得南關還比鎮內強。黃煙葉一集能出五百担，講交易先說價錢後過行。南門外一片都是雜貨市，你若是需要那棒有那棒。白花花好線上了幾千份，還有那來買線的織布房。左邊是棉花谷堆右邊布，只聽得人多聲雜亂嚷。且不言十字路鎮繁榮相，再說說桂香金鸞二姑娘。她二人賣了白線買谷堆，就在那棉線市上亂逛蕩。正走間忽聽背後有人喚，有一人不叫別人叫桂香。

她兩人正在走着，聽得背後有人叫楊桂香，回頭一看原來是王家溝識字班隊長王秀文。她們從醫院比賽認識以後，三八節開婦女大會又見過一次面，從那以後，常在十字路集上賣綫時碰成一塊，談的很熱乎。這天桂香心裏有事，一見是她，不覺兩頰泛上了紅暈。問了一些紡織的情形，桂香想脫開她就走。金鸞讓她先走了一步，拉住王秀文問道：「俺隊長和你莊陳德志提親你知道？」王秀文說：「知道，桂香什麼意思？」金鸞把桂香不摸本人，不肯答應的事說了一遍。秀文說：「正好，陳德志趕着兩個豬來賣，在豬市裏，讓她看看。至於德志那頭，對桂香是求之不得的。」金鸞問：「德志脾氣怎樣？」秀

文說：「別的我不管保，若是脾氣不好，我保着。」兩人恐怕桂香走遠了，急忙叫住：「桂香慢走！」桂香只好停下，秀文說：「急什麼？逛一逛咱一路回去，到了莊後咱再分路。」拐灣抹角，靠近了豬市，王秀文看見了陳德志的豬還沒有賣，就高叫了一聲：「陳德志，還不走！」陳德志不經意的答應了一聲說：「豬還沒賣，停回去！」不知怎的王秀文背後的楊桂香就像受驚似的鑽入人空裏躲起來了。

楊桂香慌慌忙忙人空鑽，只覺得兩腮發熱到耳邊。

人空裏先把自己掩護住，一雙眼向着豬市仔細觀。

那人兒正在市上講買賣，臉面上一團和氣很自然。

論身材比她自己高一寸，論年紀比她大個一二三。

他長得兩膊寬闊多有力，他長得兩腿高高不帶灣。

他臉上兩道濃眉英雄樣，下壓着一雙大眼放光寒。

聽起來句句話兒說的亮，好一似每句打動人心間。

上身穿黑布夾襖袖子窄，下身穿深藍夾褲到腳尖。

楊桂香貪看那人停了步，想不到有一隻手搭上肩，

猛然間回頭看是那一個，原來是金鸞秀文兩婢娟。

她二人看了桂香抿々咀，楊桂香假裝不懂快向前。

三人離開豬市，在水菓市上，買了一些山楂梨子之類的東西，且吃且談。桂香老是不大講話，教兩人測不透她看過陳德志後的意見。到了北門外分手的時候。王秀文說：「桂香隊長，把你的意見講講，還有外人不成？」桂香還是深沉持重，不表示可否。金鸞插咀：「大家聽着付表決：不提反對意見，就是贊成！」這一鬧，桂香嘆咬笑了，向金鸞背上打了一捶，金鸞跑開道：「大家看俺領了人家的謝媒捶了！」三人就此分手。金鸞說：「王秀文隊長回去給德志報喜去罷！管保掙一桌喜酒吃！」桂香也不說

不同意的話，只是趕着金鸞來打。

一路上金鸞調笑楊桂香，她言道你的婚姻八分光。

這件事幸虧有個妹妹我，吃喜酒我就應該坐上崗。

你看那德志長的真不錯，可配稱我的姐夫你的郎。

楊桂香聽了此話打反擊，莫不是妹妹自己先看上。

等着我回去對你媽說，就說是金鸞要個婆婆娘。

要不然今天怎麼這麼喜，常言道不爲自己不着忙。

金鸞說着忙的誰知那一個？那一個兩腮紅到耳朵旁。

那一個衆人空裏偷眼看？還不如面對面着更大方。

俺知道吃了鮮魚撕了網，俺知道過了河水拆橋樑。

這一段激將之言有效力，你看她拉着金鸞說衷腸。

她言道：「妹，你是女孩子，姐，我也是一個閨女行。」

常言道：女孩兒事難出口，婚姻事最後決定在爹娘。」

十字路集被人家偷看了的事，陳德志本來不知不覺。王秀文回去對他說，他這才樂的晚飯沒有吃下去。第二天就催王大娘去商量定親。女的方面楊金鸞回去就把桂香的表现報告給楊家二位老人，楊老爹還怕女兒心裏委屈。有一天吃飯的時候，和楊大娘商議買什麼東西給人家回聘。楊大娘要買一雙鞋，兩雙襪子，正在拿不定主意。桂香猛然一句：「買那個幹什麼？」二位老人，睜着眼，張着口，怕女兒變了卦，桂香低下頭紅着臉，嘴角上露出了一句話：「買支鋼筆——」話沒說完，轉身跑了，楊大娘心裏又是喜，又是疼，不覺兩眼含上了兩滴熱淚。要知楊陳二家婚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回 比賽學習桂香挑戰 飛行爆炸德志立功

却說楊桂香露出了要買鋼筆作回聘的一句話，楊老爹和楊大娘就明白了女兒的心事了，那邊不照女兒的意見辦？定親的禮物，男家來的是：襖料一件，褲料一件，一付耳環，一付帶子，衣料都是上好的紅華絲葛的。又軟又亮。女家的回禮是一支握手鋼筆，一個硬面筆記本，一條手巾，一雙鞋。識字班的姐妹都來道喜，看見各色各樣的聘禮都有點眼熱。桂香這天藏在屋裏假裝學習，避免和男家的來人見面，其實只是在本子上亂畫，什麼也學習不進去。

楊桂香訂婚不久，張玉田從縣上學習回來了。主要的工作是備戰和開展冬學。在冬學裏邊，進行各種的備戰教育，楊家店一帶的學習是有點基礎的。可是還沒造成學習熱潮。這天玉田和桂香同床睡覺，又動員她起帶頭作用了。

好一個積極工作張玉田，針對着桂香情形來動員。

她言道姐妹半年沒見面，妹妹你配了一付好姻緣。

常言道男大當婚女當嫁，確定了一樁大事也心安。

可就是鬼子還沒打出去，從此後掃蕩可能很頻繁。

倘若太平觀念常增長，要想着得到勝利難上難。

黨政軍今天一齊來號召，根據地緊急備戰依靠咱。

要想着一切人等思想變，倘若沒有教育不成全，

咱這裏立刻就把冬學辦，首先把備戰討論兩三天。

要使得學習工作開展快，咱不能帶頭全靠兒童團。

妹妹你快快鼓上一把勁，別教人說咱落後識字班。

張玉田來了一個激將計，楊桂香不等說罷就插言。

桂香說道：「玉田同志你等着看，俺識字班，秋忙的時候人家別的部門都停了學習，連小學也說上罷，放了一月假。俺識字班只放了三天，割完豆子接着又上課。」玉田道：「我不是說識字班學習不好，我覺得識字班，在冬學運動中應當起帶頭作用，不要光教兒童團和青年帶頭。今春鬧秧歌，咱莊識字班得了錦標，以後若是在全區的學習帶不起頭來，來年春節這錦標怕要轉給人家！」桂香一想玉田的話說的對，她們得了錦標有點自滿，東西各莊都在努力，若不是有驚人的成績拿出來，這聲名難以保持。連忙請玉田想辦法，玉田說：「只要你能動員一個人，這作用就不小，恐怕各識字班姊妹都得向你看齊。」桂香連忙問動員那一個。玉田說：「不是別人，就是你那未婚夫陳德志，你若能寫封信和他比賽學習，這個力量就不小。」桂香一聽，霎時兩頰緋紅，想了想便道：「我不會寫信！」玉田說：「我替你寫，只要用你的名字。」桂香答應了，去找了一片紅紙來，玉田替她寫起來了。

一聞陳德志同志我的郎，有一件正經事兒咱商量。

這時候各莊都把冬學辦，爲的是掃除民間蒙文盲，

聽說你當年曾把學堂上，到如今日子久了字都忘。

咱這時二人都把冬學辦，學一些抗戰道理強不強？

我今天來信不爲別的事，爲的是比賽學習幹一場。

寫到這裏，玉田說：「桂香你把比賽條件提出來。」桂香想了一想，便說道：

第一條今冬要識二百字，要的是連寫帶用都停當。

從此後咱兩個人來通信，用不着找個別人來扛槍。

第二條政治課本都學會，大道理不怕一章又一章。

要作到能作宣傳才算事，可不要明明不會還瞎裝。

第三條推動別人把學上，不分那男女老少都要幫。提罷了三個條件沒的說，那一邊玉田同志開了腔。她言道條件提的都緊要，我勸你最好再添兩三樁。要學習堅持到底最要緊，切不要半途而廢白慌張。再就是生產備戰結合上，可不能做了這樣那樣荒。要保證生產學習一齊進，要保證學習備戰一齊忙，倘若是鬼子今天來掃蕩，就是在山溝也能當課堂。一封信從頭到尾寫罷了，專等待簽上名子楊桂香。楊桂香珍珍重重把名寫，輕輕的按上指印當圖章。

這封信傳去之前，張玉田抄下了一份，投到大衆日報去。報上用大字標題說楊桂香熱心上冬學，和未婚夫挑戰。這一宣傳，影響可不小，各莊的識字班訂過親的都向未婚夫去信挑戰，根據地造成了學習熱潮，按下不表。却說陳德志接到挑戰信，還不知是那裏來的，叫村子裏小學教員當衆一讀，青年們個個興奮起來了，他們說：「德志好好的幹，不能叫老婆壓下去！」大家又是開玩笑，又是正經商討怎樣應戰的事。正好區裏來了一個情報。拆開一念，不好了，鬼子出動，全濱海區立刻進入戰鬥情況：

忽然間一紙情報到村中，上插着十萬火急鷄毛翎。村幹部拆開一看說不好，小鬼子已經出了臨沂城。沈河西洪瑞駐了三千整，南方面贛榆出動漢奸兵，北一面莒縣沂水都出動，看形勢這次掃蕩定不輕。濱海區已經下了動員令，要大家一切工作爲戰爭。今天起抖起精神反掃蕩，看一看誰是窩種誰立功。

村幹部就此開個緊急會，一夜間戰鬪準備要完成。民兵隊快把地雷裝備好，今夜晚盤查放哨莫放鬆。

農救會趕快領導埋糧食，全村子挨門挨戶查的清。

婦女們各把衣服打包袱，要放上幾張煎餅兩棵葱，

兒童團隨着婦女一齊走，切不要自己大意胡亂行。

這一夜戰鬪準備都做好，要教那鬼子來了摸個空。

要使他踏上海地雷死幾個，要使他遭受襲擊連夜驚。

全村莊整個夜裏沒睡覺，直忙到報曉錦鷄叫一聲。

這一夜全濱海區像鍋滾一樣，緊張準備戰鬥，天明以後繼續傳來情報說西路鬼子已經過了流河。看形勢是要合擊十字路，號召萬南縣的群眾馬上行動起來。且說民兵隊員陳德志，過去反掃蕩的時候，一心無二跟着大家行動，這回不知怎的多了一件心事，老是掛着桂香的一家。自己先和二位老的兄弟交代好，要他們隨大夥行動，自己在民兵上掩護轉移。當分配任務的時候，他報奮勇担任西南方向。這方向是去楊家店的大路，有一個山口，過去山口三里路就是楊家店，他假使桂香若向東北跑來，他就可以看見，幫她一個忙。主意拿定就和他們的三個隊員，帶着槍枝手榴彈和地雷，把守山口。向着西南方向瞭望。噯呀！來了！

西南下十里坐近起狼煙，一定是鬼子到了河這邊。

接着是機槍哈嘰嘰一響一陣，還有那鑿鑿大砲聲相連。

忽然間莊裏男女往外跑，滿湖裏男女牛驢胡亂竄。

後邊是一隊民兵打掩護，只聽得一陣步槍像放鞭，

不多回逃難群眾來到了，一群群呼兒喚女上了山。

這時候德志小組不怠慢，一霎時就把地雷埋山間。陳德志埋完地雷抬頭望，西南下來的鬼子够兩千。小鬼子吃過虧了更奸詐，行軍時不走正路走莊田。頭前裏一隊便衣來探路，一定是不知死的狗漢奸。半晌午走了不過十里遠，碰到了可疑之處劃白圈。看樣子一定不把山口進，急壞了德志四個好青年。急忙的來起地雷另打算，料定了要走山西那一端。他四人轉到山西再爆炸，看準了路旁有段茅草阡。急忙忙草墩掀在一邊放，等待着埋好地雷往上搬。小鬼子認爲有草不要緊，一定要中了我們巧機關。陳德志埋完地雷山頭站，要把那鬼子挨炸看一番。頭一批漢奸過去沒踏嚮，後一批連人帶馬上了天。小鬼子踏上地雷隊伍亂，忽然間又一個地雷往上翻。民兵們看到自己得了勝，急忙的打着冷槍上山巔。

陳德志小組爬上山頭遠遠的瞭着，鬼子碰上地雷以後，不往山區前進，掉轉隊伍向東南進行，包圍了十字路，亂放了一陣槍砲，十字路鎖一槍不回，原來是老百姓早已經撤出來了。鬼子撲了空，甚是憤怒，在十字路鎖裏亂翻亂鬧，又吃了幾個地氣蛋，氣的沒法，到處放火，一時火光冲天。按下不表，且說陳德志看見往西南方向轉移而來的群眾，被鬼子追的正在火急。忽然地雷兩聲，鬼子也不追趕，去的遠了。一群男女，大人小孩，牲口担子，緩緩的奔上山來。德志有心，兩眼在人空裏搜索，忽然看見一個少年媳婦戴着黑包頭，繫着紅帶子伴着一個老頭一個老媽，也走上山來，那少年媳婦向他直看。德



志雖然見過桂香，却是化着裝，梳着兩個辮子，這是一個媳婦。德志又想莫非是她爲了掩護自己才扮做媳婦。看臉面越看越像。就不提姓名的說了一聲，「鬼子進了十字路，不要慌了。」那媳婦一股親切感謝的眼光，把他上下的安撫了一陣，又轉到爹娘身後，藏起來了。德志心裏覺得得意，在她面前顯出自己英雄來。這夜裏陳德志和全區裏游擊小組，襲擾十字路的敵人來了。

這一夜烏雲遮月漫陰天，伸開手不見掌心在那邊。

游擊隊分成小組擾襲戰，摸索着四面八方齊向前。

陳德志担任襲擊東北角，二更天一齊進了溫水泉。

瞭望着十字路裏火光亮，火光下直上雲霄冒狼烟。

他一組翹頭蹣脚暗中進，西北風陣陣吹的透骨寒。

有時候看見道旁一棵樹，就得要當作敵人仔細看。

一方面偵察動靜一面進，來到了路鎖莊東一片園。

陳德志悄聲對着組員說，咱這時暫且伏下莫動彈。

只聽得鬼子正在亂說話，說的是八葛牙鹿聽不全。

有回兒耳光子嚮高聲罵，一定是鬼子吃虧打漢奸。

直鬧到三更時分才安靜，這時候凍的德志打牙關。

叫了聲衆位同志當心幹，走起來一點不響使脚尖。

正待要順着牆邊往前上，又聽見一對哨兵正轉彎。

德志喊狗入的們瞧傢伙，小鬼子呱呱亂叫喚。

手榴彈轟隆一聲人不見，大概是死變就死單。

一霎時驚醒鬼子發財夢，黑暗中機槍大砲響連天。

小鬼子過去賊子掄担杖，不過是壯膽子好安眠。  
這時候游擊小組已去遠，陳德志得意洋洋又上山。  
不多時槍砲停了無動靜，忽然間西南角上又鬧翻。  
一定是另一小組搗的鬼，只鬧得鬼子一夜不得安。  
衆明公要知後事怎麼樣，且等俺下回書裏講一番。

## 第七回 忙作嫁衣夢想享樂 反省忘本立志整風

且說日本鬼子在十字路住了兩夜，連夜受到驚恐，游擊小組四面襲擾，鬧的鬼子徹夜不得安眠。尤其是漢奸隊本來想跟着鬼子出來掃蕩，發點洋財。根據地裏空舍清野作的澈底，進了十字路吃沒有吃，喝沒有喝，夢裏再不敢睡覺，疲憊不堪。白天鬼子休息，要他們站崗，他們明明不願也不敢違拗。兩天以後再也駐不下去，只好退走。退到半道被我們的主力截擊，打了個落花流水，竄回各據點，不敢再動。濱海區人民武裝部總結這次反掃蕩的戰績，陳德志小組受到了表揚，陳德志得了全區的民兵英雄的稱號。報上發表出來，傳到楊桂香耳朵裏，就同春天楊桂香上了報，陳德志知道了一樣的心情。他二人雖然沒有哥々妹々の談戀愛，可也是心心相照。陳承提議來年三月裏娶，楊大娘雖然不樂意，可是想到人已經是人家的，這樣年頭，倘若碰到意外的事，担負不起，也就答應了。聽到出嫁的日子近了，楊桂香的心也變了。

聽說是日子將近自思量，再不是天真爛漫楊桂香。

她想到雖然不願別父母，可又是思念那個少年郎。

最好是女的不到男家去，反過來入贅楊家作東床。

這個事只是空想辦不到，還得要拾起針線忙嫁妝。

先把那定婚綢子做襖褲，再把那紅綠花鞋做兩雙。

爹々說賠送多少都樂意，媽々說多花兩千是正當。

先買上一床褥子一床被，又置上一對枕頭綉鴛鴦。

棉布的現穿衣服添兩套，這算是自己紡線做衣裳。

成天價縫完這件縫那件，你看她白日趕着黑夜忙。

因此上識字班裏常不去，姊妹間有了問題不商量。有時候識字班員找隊長，楊桂香假推有事不到場。忘記了前一個月曾挑戰，忘記了一封書信寫的長。姊妹們有的說她變了樣，也有的說她最近反了常。

都說是女兒大了莫出嫁，出了嫁就把抗戰工作忘。

楊桂香出嫁的日子定了以後，工作一天不如一天，不常到識字班上課。不大同姊妹們接近，成天在家忙嫁妝，一切工作推給副隊長楊金鸞。一年將盡，幾天之後又是春節，去年比時早已練習秧歌，今年因為楊桂香不練，別人就領導不起來，秧歌快要垮台。識字班隊員們常常發牢騷：「閨女孩子，千萬別說婆家，有了婆家就不工作了，楊桂香就是個樣！」這些話楊金鸞都傳給楊桂香，在從前她再也受不了這樣的調皮，可是如今楊桂香的烈性不知那裏去了，一點也不惱，一點也不急。楊金鸞也沒有辦法，只好嘆了一口氣回來。楊桂香想的些什麼主意呢？

楊桂香有種想頭在心間，她想的早和當年不一般。

屈指算來年正好十九歲，我的郎加上一歲二十三。

結婚期至今不到四個月，到那時男貪女愛多心歡。

論起來日子查的真不錯，可正是桃李花開三月天。

那時節草色青青柳色綠，那時節桃紅李白各爭妍。

我好比蜂蝶紛紛花間鬧，我好比一雙燕子語梁間。

到那時脫去身上破棉襖，把一套紅綢襖褲身上穿。

換上了鮮豔新衣顯又俏，可巧是天氣不熱又不寒。

我臉上抹上香粉白又嫩，我脣上點上胭脂紅的鮮。

我頭上挽上一個菊花纂，腳底下紅緞鞋兒綉花尖。

那時節誰能同我比一比，誰不說這個姑娘賽天仙。

我那郎拿我當作心肝待，二公婆拿我當作寶貝看。

我和他好比鴛鴦交頸宿，我和他並蒂蓮花一處眠。

忘不了比賽秧歌那一幕，忘不了十字路鎖那一天。

楊桂香越想越得意，她覺得這是人間美姻緣。

楊桂香做着嫁衣，想着結婚時打扮得花枝招展，一個秧歌大王和一個民兵英雄結合起來，惹得人人說好，個個忌妬，她心裏才快樂。什麼抗戰工作，學習比賽，早已拋到九霄雲外去。這時候張玉田同志不常呆在這一箇莊，說不定幾天來一蹶，別人只當是桂香爲了忙嫁妝，玉田也以爲她忙嫁妝，就悞工作是免不了的事，也沒分析分析她思想裏是些什麼東西。及至識字班對她反映楊桂香不幹工作，不接近她們，玉田才覺得她的確思想上有了毛病，就把她從離婚翻身發展到現在的經過詳細研究一下子，發覺了自己對她幫助教育不够，使她的享樂思想抬頭，這是很危險的，就挪出一天的工夫，再同她談過一次話勸她不要因爲忙嫁妝就不幹工作了，勸她常到識字班去，不要脫離群衆。楊桂香有一天又到了多日不去的識字班上來了。

楊桂香邁步到了識字班，只見那衆家姊妹鬧着玩。

日子久長不見面生疏了，忽然間心裏覺着好羞慚。

衆姊妹看她來了很奇怪，走上來好像招待客一般。

這個說什風吹來咱隊長，那個道日出西方好稀罕。

這個問隊長的喜事那天辦，那個問隊長心裏歡不歡？

這個問隊長爲什麼不出外，那個道怕晒黑了不好看。

有的說隊長顯的更漂亮，有的道人材增了三分三。

有的問紡線小組怎麼樣，有的答就是跨台不相干。

有的問桂香秧歌扭不扭，有的答留着扭給那人看。

有的問鳳凰飛到那裏去，有的答鳳凰飛到山那邊，

這一個躲在一邊使眉眼，那一個手抹腮梆嘴發偏。

這一個口裏唱着離他遠，那一個一言不發多半天。

楊桂香昔日威信那裏去，只落得不知進退兩爲難。

這時節正在有苦沒處訴，從外邊來了隊副楊金鸞。

楊桂香正在識字班裏被班員們你一言，我一語，連恭維加調皮，弄的出不來進不去。副隊長楊金鸞從外邊進來才給他解了圍。她拉着楊金鸞出了識字班課堂，到了門外，忍不住眼淚紛紛落下。金鸞忙問爲什麼？她啜泣着把剛才的情形講了一遍。金鸞說：「這也難怪，自從你訂婚以後，對識字班負責不夠。這幾天大家要練秧歌，你不來也練不成。去年咱得的錦標，今年若再比賽，一定要背烏龜。所以她們情緒不高。」桂香說：「有意見提意見好了，爲什麼這樣薄誚人，我這隊長，從此不幹了，他們愛選誰選誰。」金鸞說：「你先把氣平平，這樣更不好，你還是負責，到你走了。大家再選也好看」。「好看，什麼好看，今天還不難看死了。」桂香想起來，又覺傷心。金鸞陪她回到家門，兩人才分手。

轉眼之間，新年過去，又是正月初三，到了鬧秧歌的時候，楊家店的秧歌還沒有辦起來，大家一直埋怨桂香妥協，弄的桂香對識字班也有了意見，乾脆不到。忽然間村長拿着一封信來找楊桂香，說是王家溝來的。楊桂香拆開自己還看不懂，就叫村長念了念，上寫着什麼言語呢？

上寫着桂香隊長請你看，我們是王家溝的識字班。  
若不是八路主力打鬼子，過新節那能合家得團圓。

俺想到翻身以後別忘本，幫助着擴大主力理當然。

咱上級號召參軍有指示，需要咱男女老少齊動員。

王家溝已經開始這工作，選擇了幾個民兵好青年。

別的人無牽無掛都好辦，惟有那德志同志最爲難。

自從他同你定了百年事，他覺得這是人間得意緣。

他對於抗戰工作不肯幹，一心裏盼着早到三月天。

全村的男女幹部齊來勸，他還是既不長來又不團。

常言道那把鑰匙開那鎖，又道是過什麼水坐什麼船。

倘若是你勸德志上前線，這在他好比聖旨是一般。

俺這才決定給你這封信，免不了教你麻煩一麻煩。

希望你抗戰利益是第一，且把那兒女私情放後邊。

俺全體向你致個最敬禮，你是個動員參軍好模範。

楊桂香聽罷書信心情亂，你看她低下頭來不發言。

楊桂香聽莊長念完了信，心情非常紛亂，不知道這事怎樣辦才好，低頭不語。莊長把信還給她問道：「怎麼樣呀桂香，不用害羞！」一句話提醒了她，她就裝作害羞，拿着信頭也不回就走了。回到家裏拿起插花的鞋來想做一點，可是手指發顫，花針像一條鐵棍那末重，插花也插不成，她夢想着挨到三月裏結了婚過美滿的生活，倘若德志參了軍，這婚姻豈不要落空？此去參軍上前線，不知是吉是兇，萬一他犧牲了，自己豈不成了「望門妨」了嗎？就是死不了，打傷了腿，炸壞了臉面，把一個又壯又美的少年弄成殘廢，那多麼掃興？她越想越不對。她決心不寫信動員他。她想只要她不寫信，德志戀着她不會自己去的。她拿定了主意，還是趕作出嫁衣裳。

王家溝識字班來信請楊桂香動員未婚夫的事在楊家店也傳開了。特別是識字班隊員們，瞪着眼看楊桂香的動靜。楊桂香不出門，也不到識字班裏去，怕鬧麻煩。二日之後，工作同志張玉田從附近轉過來檢查工作了，楊金鸞就把楊桂香這一時期的表現告訴她，並且把王家溝來信的事，也對玉田說了。玉田批評她們不應該在旁邊說風涼話，應該好意的批評她。玉田晚上又到楊桂香那裏住下。桂香的態度老是站不住坐不穩，又和說，又不想說，吞吞吐吐，試試探探，好爲難的樣子。張玉田看準了她的心事，一點也不急躁，慢慢地把她安撫好，又同當年初見面時一樣，啦起閑談來了。

還是那一勾新月照床前，還是那草培小屋兩三間。

全屋裏還是當年那一對，只有是桂香陪着張玉田。

趁這時天色還早難就睡，她二人你言我語閑啦談。

玉田說當年我們初見面，你是個黃毛丫頭太可憐。

桂香道那時婦女不解放，成天價圍着鍋台亂轉轉。

玉田說妹々今天長的俏，配了個如意郎君好姻緣。

桂香道這時難斷窮和好，也不過男婚女嫁理當然。

玉田說初到你家看了看，那時節一天吃不上飯三餐。

桂香道今天完全改了樣，俺家裏也有吃來也有穿。

玉田說八路不打許黑子，桂香道早已當了狗漢奸。

玉田說二壞把你霸了去，桂香道拚上一命染黃泉。

玉田說民主政府不建立，桂香道窮人那得見當官。

玉田說離婚案子打的好，桂香道縣長好比是青天。

玉田說領導全憑共產黨，桂香道窮人才能把身翻。



玉田說有毛主席好領袖。桂香道不怕鬼子有萬千。

玉田說知恩不報非君子，楊桂香諾諾連聲不閉言。

楊桂香聽到玉田說到知恩不報的話。知道是說到了自己。低頭不言。暗弄衣角。玉田看到她這種表現，便索性說道：「過了河拆了橋，吃了菓子砍了樹，世人都是如此。妹，今天翻了身了，什麼共產黨、八路軍，民主政府都拋在腦勺了後邊去。你心裏只想一件事，就是嫁給陳德志，過那美滿的日子去。」

玉田說到這裏，聲音有些憤慨，從床沿上下來，站在屋子中央，眼也不看桂香。又道：「鳳凰今天壘窩抱雛了。可是鬼子還沒有打跑，不定那壘就來掃蕩，也許把鳳凰窩也掀了。那時還講什麼美滿夫妻，還不是一場空！」起初桂香只是難過，後來忍不住了，暗中落淚。這時再也聽不下去，從床上下來撲到玉田脚下，抱住玉田的腿，口裏叫：「姐！姐！姐！我求你不要再說了……你怎樣處罰我都接受……」說着已經嗚咽的說不出來了。玉田也不覺一股熱淚，簌簌的落下，正落在桂香的臉上，兩人的眼淚攙成一塊合流了。玉田下腰把桂香拉起來，擁着她同坐在床沿上。等到桂香定了定神，就開始勸說她了。

張玉田一手拉住楊桂香，叫妹，休要動氣免悲傷。

一個人只要生活在人世，免不了大小錯事做幾樁。

常言道聖人還有三個錯，要說是一點不錯騙人方。

只要是發現自己有不對，馬上要改正錯誤像割瘡。

是一顆明珠不怕灰塵掩，拿過來擦去灰塵又放光。

一個人改了錯誤人人敬，好比是日月之蝕又何妨。

咱上級指示我們很有趣，他說是你有尾巴藏褲襠。

你若能脫去褲子割尾巴，那才是好漢作事自敢當。

無論是大小幹部都這樣，何況你無知無識小姑娘？

過去你解脫舊婚太得意，扭秧歌把你捧的賽鳳凰。緊接着生產發家心滿足，又加上配了一個如意郎。

這一時夢想享樂忘了本，再不把抗戰工作放在心上。

再不肯識字班上多注意，再不肯紡線小組多幫忙。

衆姊妹對你紛紛有意見，弄的你情緒低落無主張。

這個事回頭想來我負責，我沒有隨時隨地把你幫。

可巧是工作太忙跑不到，這一帶拖々拉々幾個莊。

你若是自己反省自己錯，從今後還是一個好桂香。

玉田說完了，桂香想了想一點不錯，都是自己落的這樣，她就這一期期自己想同德志結了婚，過歡樂日子，不想做工作，也不想生產學習這些想法，統統對玉田講了。玉田說：「你今年才十九歲，正是進步的時候，你若貪圖享樂，不學習進步，落了伍，誰還理你？你還是一個圍着鍋台轉的婦女，那裏有出路。」桂香又把王家溝識字班要她動員德志參軍她不幹的想法也說出來了。她表示從此以後決心改過，明天就要當衆坦白。玉田又安慰了她一陣。

第二天玉田先召集起識字班來，把桂香承認了錯誤，要當衆反省的事講了講，動員大家給她正式提意見，不要冷一句熱一句刺激她。大家都同意。玉田覺着桂香的反省有教育意義，連村幹部和積極份子都召集來，成了三間屋擠滿了的一個大會。單等桂香來反省。

楊桂香心中忐忑不得安，也只好低頭走進識字班。

這一天大小隊員不告假，黑壓壓正好坐滿屋三間。

衆姊妹崩着小臉裝嚴肅，村幹部瞪着大眼向她看。

她這時好比罪人聽審判，衆姊妹好比都是陪審官。

她脚下好像縛上石頭塊，舉起步沉顛々的不向前。

她心裡忍不住的卜々跳，好一似突然塞上一塊鉛。

她本想痛哭一場洩々悶，怎奈她表示剛強咬牙關。

張玉田這時替她作解釋，打破了滿屋沉靜先開言。

她言道爲人難保無錯誤，倘若是知過必改是聖賢。

楊桂香過去一段有些錯，她情願自己反省找根源。

衆同志幫助桂香快進步，最好是等着靜聽莫發言。

等到她反省完畢提意見，耐心的幫助同志不嫌煩。

張玉田說完一篇開場話，楊桂香低頭默默上講壇。

楊桂香在鼓掌聲裏上了講台，大家集中注視罩定她，她站在台上好久不發言，臉就像黃臘一般，停了半晌。才斷斷續續的說：「我對不起毛主席……對不起共產黨……對不起大家……我忘了本……一心想過好日子，不抗戰……我……錯了，我……改……」說到這裏，眼淚像連珠似的下落，聲音嗚咽。起初還是說話，後來也聽不清是哭還是說了，這時候全場都低下了頭，不覺地都陪她落淚，連村幹部也有忍不住掉淚的。張玉田也覺得心裏酸辣辣的，咬緊牙關，支持自己，把桂香擁下台去，對大家宣佈休息。要大家活動活動，把緊張的空氣打破。再開會的時候，大家提意見，多半是鼓勵桂香再積極努力，並且表示對桂香的愛戴和擁護。桂香聽到更覺得自己太對不起群眾了，群眾還是原諒。坐在一角，不住的抹眼淚。這一次會，在親熱空氣下結束了。識字班隊員們拉手的，抱腰的，又把桂香簇擁起來。桂香覺得每一個姊妹對她都好，又要流淚，趕快約着識字班隊員去排秧歌。楊家店又活躍起來了。

晚上桂香就請玉田寫動員德志參軍的信。正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回 未婚妻登門勸夫婿 小英雄當面提條件

却說張玉田替桂香寫信這是第三次了。第一次給她寫狀子，第二次給她寫比賽學習挑戰的信，這次替她寫信動員未婚夫陳德志參軍。信上的意思，不外是我們翻了身不要忘本，不要貪圖享樂，應該擴大主力，打垮鬼子，再回家結婚。信送去以後，等待回音。桂香領導識字班全隊排秧歌，準備送本莊的參軍好漢。

楊桂香反省以後大不同，成天家忙着工作少停。

每一天領導隊員練秧歌，準備着參軍大會送英雄。

隊員們看見桂香都有勁，都說是咱們隊長實在行。

楊桂香幫了這個幫那個，改變了不耐煩的舊作風。

有時候累得滿身出大汗，她還是抓緊練習不放鬆。

到晚上練罷秧歌開會議，在會上動員參軍她報名。

她保證識字班員起作用，每個人都去動員親弟兄。

楊桂香一面說了一面做，立刻把隊員大會召集成。

她言道主力替咱打日本，好青年參加主力去當兵。

姊妹們各人動員親兄弟，訂婚的寫給情郎信一封。

這工作誰不努力誰落伍，這一回比比誰中誰不中。

識字班響應隊長呼口號，我們要擴大主力喊連聲。

楊家店的動員參軍工作，有了楊桂香領導識字班全體參加，工作順利的開展。楊金鸞保證動員自己的哥哥，有的動員叔叔，有的動員姪子，有的學習桂香動員自己的未婚夫，動員參軍，已經造成了熱潮

。楊桂香自己成天家盼陳德志的回信。日子已經是正月初九了。省政府定正月十五爲參軍節，萬南定於十五這天開全縣參軍大會。楊桂香正在着急。王家溝的信來了。當着識字班和村幹部把信拆開，對大家公開的唸起來了。

上寫着桂香隊長你是聽，三日前你的來信到莊中。我們就把信交給德志看。陳德志看了來信不做聲。他言道這是有人玩弄他。楊桂香能寫這信誰證明？他對於信上勸的那些話，權當作風吹馬耳一陣輕。衆人道你若不認她的信，對一對學習比賽信一封。陳德志無可奈何對筆跡，明明是兩封書信一般同。上按着桂香自己親指印，兩信上纖纖玉指印的清。對罷了筆跡指紋變了話，他言道桂香不願他當兵。論日子三月就行結婚禮，他走了婚禮一定辦不成。一定是有人從中強逼她，一定是出於無奈把信通。楊隊長你是自願是強逼，你應當再來一信說真情。那裏有驢不喝水按着喝，共產黨絕不允許那作風。在俺莊德志關係非小可，他是個全區民兵一英雄。他若是不肯帶頭上前綫，怕的是俺莊參軍落了空。他們說英雄沒個英雄樣，何況俺抗戰小卒沒有名。楊隊長你對抗戰有認識，你又早反封建的急先鋒。你若再給德志一封信，說不定一盡九鼎成了功。

楊桂香聽罷大家讀完了信，也沒作什麼表示，拿着信回家去了。楊金鸞着了急，惟恐桂香不堅決，不再寫信，就跑到附近莊子裏找到了張玉田，把事情告訴她。張玉田晚上又來楊家店，桂香見了她就把信給她看，說道：「要去找你，你來了正好，你看這事怎麼辦？」玉田說：「你願意寫信不願意？」桂香搖了搖頭，連玉田也以為桂香又動搖了，低下頭考慮怎樣再給她打氣。桂香道：「今天是初十了，再待五天就開參軍大會，送了信去，他再遲疑上兩三天，事情就過去了。我想直接找他談去！」玉田看着桂香臉上很冷靜的這末說，有點驚疑，就反問道：「你真能直接找他談嗎？」桂香道：「怕什麼？他若是妥協了，我決心不嫁他！」玉田聽到桂香說出這話來，知道無需動員了。只要鼓勵，安慰她就够了。馬上拉住桂香的手道：「好妹妹，連我也沒想到你能這樣作，我佩服你就是了」。桂香道：「怎樣去法，還得姐姐指導我！」這一晚上兩人研究了一些去的辦法，動員的內容。桂香雖然十分堅決冷靜，這一夜還是翻來覆去幾乎一夜沒睡。第二天早飯時對爹媽說了。楊老爹和楊大娘不願女婿去參軍，也不願桂香自己去動員，可是對從來沒有捨得犯過話的女兒，沒有辦法，只好由她擺佈去了。

楊隊長對着鏡子要梳妝，她忽然低下頭來暗思量。倘若穿的漂亮惹人笑，反轉來穿不乾淨自嫌醜。打扮個不髒不俏才合適，難壞了未出嫁的小姑娘。她上來打盆清水洗了臉，把一條辮子梳的光亮亮。上身穿不新不舊黑布褂，有一件乾淨藍褲快套上。看了看補底襪子將就事，換上了沒破花的鞋一雙。頭頂上一塊簇新毛巾布，怕的是耳朵害冷北風狂。臨出門上下左右打量過，再一遍拂了鞋面整衣裳。你看她邁開大腳走的快，好一似春風吹動柳絲長。

衆姊妹見她要走都來送，十幾位拖拖拉拉送出莊。這個說祝俺隊長得勝利，那個道祝俺隊長早還鄉。

這個說未婚夫妻對了面，那個道勸郎參軍真榮光。

楊桂香辭別姊妹掉頭去，衆姊妹站在莊頭舉目望，

直望到桂香越走越遠，孤伶伶一個人影上山崗。

楊桂香邁過山口，望着王家溝，不知怎的心頭有點跳動，好姑娘就在路旁歇息了一回定了定神，把自己一套動員的說詞在腦子裏溫了一遍，走近莊來。莊頭的草垛後邊閃出了兩個背着大刀的十四五歲的識字班員來問她要路條。她成天查查人家的路條，有查路條的習慣，却沒有出門帶路條的習慣。只好回答說沒有。沒有路條不能進莊。她們盤問她：「是那個莊。」她說：「楊家店。」又問道：「楊家店的識字班隊長是誰？」她一聽嫣然一笑回答說：「楊桂香！」她們又問：「你姓什麼？」桂香說：「姓楊。」「你叫楊什麼？」楊桂香忍不住了說道：「我就是楊桂香。」這二人像吃驚似的仔細端詳了一回，這才連忙道歉說：「對不起，請楊隊長別見怪！連忙一左一右，好像架着楊桂香似的進得莊來，直到隊長王秀文家裏。王大娘原是媒人，見了桂香十分親熱，連忙拉着左看看右說道：「越大越俊了，」弄的桂香有點不好意思的，王秀文一見桂香到來，知道是爲了動員德志的事，真像接了鳳凰，忍不住喜的連蹦加跳。急忙問道：「信接到了嗎？」桂香說接到。「怎麼辦？」王秀文接着問。桂香說：「且不必問怎麼辦？你先說說德志怎麼樣罷！」秀文說：「難，難，頑固的很！」桂香一聽，心頭隱隱的有點發火，可是按住了。說道：「你把情形講？」王秀文就講開了。

好一個能說能道王秀文，她要把事情講的真又真。

未開言先把桂香隊長叫，俺請你聽到這事莫傷心。

陳德志本是一個好幹部，又是個積極份子在俺村。

上一次鬼子過河來掃蕩，他也曾炸的小鬼亂紛紛。領民兵黑夜擾襲十字路，因此上英雄頭銜掛在身。過去的工作成績還不壞，他就是不肯帶頭去參軍。他言道家裏無人難種地，又說是堂上年邁有雙親。究其實不去參軍有心事，對這事一言不發瞞著人。這件事就是不說也知道，爲的是今年三月就結婚。俺隊上這才寫信去求你，他還是堅決不去咬牙根。青年們看他帶頭去不去，依然是相持不決到如今。楊隊長你對工作有經驗，陳德志又是你的俏郎君。若不是抗戰熱情高北斗，誰割斷兒女柔情似海深？

若不是抗戰熱情高北斗，誰割斷兒女柔情似海深？

桂香聽了王秀文說完，就說道：「動員德志要靠大家的說服，我可以當面同他談。」王秀文想不到她會出這一手，十分驚奇和佩服。就和桂香商議好，請德志到她家裏來談。陳德志聽到說桂香自己來了，也十分驚疑。要想躲開，又怕落在桂香手裏，說他封建。自己的心裏也十分願意同桂香談。王秀文領他到了家以後，笑着說道：「你認得，一個在醫院扭秧歌就見過，一個在十字路集上也看過，用不着我介紹。」兩人臉上都紅紅的。秀文覺着自己在場，她們談話不方便，就說道：「桂香大姐來了半天了，連碗茶還沒喝，我去弄茶去。」說着離開了他們。這時候楊桂香上門動員陳德志參軍已經傳出去了。兒童團和識字班的小孩們都在王秀文家門伸頭探腦，甚至連牆頭上也爬上人去了。全村的青年都想來找王秀文探聽消息。王秀文的娘避到鍋屋裏去了。屋裏只剩了桂香德志兩人，桂香究竟還是個未婚婦女，到了這種場合，頭老是低着看脚尖。



他二人未婚夫妻見了面，免不了人之常情帶羞慚。楊桂香低下頭來只看地，陳德志不敢朝着對面看。到底是男的年紀大幾歲，好多時鼓起勇氣先發言。自來是夫妻之間沒法叫，又何況沒過門的夫婦間。要想着叫聲隊長太冷淡，又想着叫聲姐，心不甘。陳德志左思右想拿主意，叫了聲桂香同志當開端。德志問什麼時候到這裏？桂香答到了這裏多半天。德志問路上走的累不累？桂香答就是隔着一道山。德志問你在家裏作什麼？桂香答動員青年把軍參。他問說二位爹娘好不好？她答道年紀雖大身子堅。德志問今天你來有啥事？桂香答特爲找你談一談。陳德志聽到這話心一動，趕快的掉轉話頭要轉灣。可是他話頭還沒說上口，楊桂香趁此機會搶了先。她言道我有些話要問你，不知道你覺心煩不心煩？德志道你有啥話儘管說，就便是千言萬語也不嫌。說到這裏，桂香抬起頭來，整了整衣裳，大々方々的一點也不再拘束，臉上很嚴肅，可是很和氣，態度非常的自然。教她這一來，德志反而心虛胆怯，現出坐立不安的樣子。只好硬着頭皮，聽桂香問些什麼。

我問你什麼人侵略咱中國，什麼人反共反蘇聯？

什麼人頑固到底不抗戰，什麼人情願投降當漢奸？

德志說日本鬼侵略咱中國，法西斯反共反蘇聯。蔣介石頑固到底不抗戰，汪精衛情願投降當漢奸。

我問你什麼人堅決來抗戰，什麼人好比是晴天？

什麼人主張減租又減息，什麼人領導窮人把身翻？

德志說八路軍堅決來抗戰，民主政府好比是晴天。

共產黨主張減租又減息，毛主席領導窮人把身翻。

我問，什麼樣才是好婦女，什麼樣才是好青年？

怎樣加強團結和進步，怎樣擴大主力保家園？

德志說學習生產好婦女，能抗戰才是好青年。

整三風加強團結和進步，要參軍擴大主力保家園。

桂香問參軍要靠那一個？德志說積極份子先向前。

桂香問沒人帶頭怎樣？德志說沒人帶頭不成全。

桂香說什麼道理都明白，為什麼你還不去把軍參？

德志道家中無人難種地，還有那二位父母管的嚴。

桂香說你說的不是真情話，你要把真情實話對我言。

德志道我心自有衷腸話，怎奈我心裏想說出口難。

桂香說不用你說我知道，還不是爲了結婚三月天。

德志道你既知道何必問，到那時咱們二人得團圓。

談到這裏總算到了正題，桂香說道：「你什麼道理都明白，可是思想還沒打通！」德志說：「我早已打通了。你談什麼罷？」桂香說：「你這時光想結了婚，兩口過安樂日子，這就是享樂主義，今天還

太早，鬼子還沒打出去，享樂也享不成。全中國人都和你這樣想，中國早就亡了。我明白告訴你，我是一個抗戰的婦女，決心不嫁妥協鬼。」說罷立身起來，一道嚴肅的眼光直逼德志不覺的低了頭，他想不到參軍爲的是娶她，娶不到她，豈不自賺個妥協鬼的名字。就動搖起來，一時心緒和亂麻一般。桂香看準他的心理，又逼上來說道：「我一個未出嫁的閨女，不怕人家笑話，跑了來勸你，爲了你進步。你能參軍進步，我怎麼犧牲都可以，你若頑固到底，那咱完了。」她說的時候很激動。這時德志也受了感動，想道：「堂堂男子，在一個姑娘面前低了頭，還稱什麼丈夫。」就轉了話說道：「我不是不去，我怕去了以後，我們……」桂香道：「怎末說呀！」德志就連着痛快的說出來了。

陳德志未曾開口暗思量，打量着面前坐的楊桂香。

她本是一個窮家小閨女，這幾年她的進步比我強。

她今天自己能來非小可，一定是下定決心鬧一場。

我若是同她鬧翻事情大，從今後誰人不罵無義郎。

她一定不嫁我這妥協鬼，這才是一棒打散兩鴛鴦。

倒不如給她難題要她做，她若是做不上來再協商。

他這回拿定主意再說話，一開口叫聲同志楊桂香：

你這時勸我參軍且慢講，有幾個要緊事情咱商量。

你若能以答應三件事，我立刻背起槍來上戰場。

第一件我家現有父和母，也就是你的公婆之娘。

他們倆不願兒子去抗戰，怕的是從此一去不還鄉。

你能使我的父母不扯腿，這事情就算有了三分光。

第二件咱們結婚日子近，倘若告假回來不相當。

我想着咱們立刻行婚禮，提早點行了婚禮趕前方。用不着舊式婚姻那一套，行一個簡單儀式入洞房。

第三件我家只有一弱弟，你需要在家奉侍二高堂，

我怕是岳父岳母不放你，你那時難以應付兩頭忙。

三件事傾心吐胆都說了，桂香你對我這話怎主張？

楊桂香聽罷德志的話，把嚴肅的面色馬上放下來了，笑迷迷地說道：「我當是什麼難題，原來是這三件事，我都依你。我今天晚上就留在你家，動員公婆。他們若扯腿我負責。第二件，咱和爹媽說好正月十五以前準結婚。第三件不用你操心，若有一點照顧不到，你可以批評我。村衆也會批評我。」德志一聽，再沒有什麼可說，這時識字班員們一擁而進，全體鼓掌，喊着：「德志參軍了！」這一喊村幹一齊都來了，把王秀文的院子都擠滿。七言八語都說「真是鳳凰」，「真是模範」。陳德志也就不再畏縮了。把胸脯一拍，我是區裏民兵英雄，我帶頭，有種的小夥跟我去，桂香聽到這話，也在人群中抬起頭來了。德志的十五歲的弟，德功，跑過來拉着桂香的手，叫了聲嫂，倒把桂香弄羞了。

這一晚上桂香就到德志家裏，德志的娘聽說兒媳婦來了，跑出來看，正好碰到門上，王秀文和桂香一說，桂香就上前叫娘。陳大娘看了媳婦又漂亮又伶俐，喜的合不上嘴。說道：「真是世道變了，沒過門的媳婦自己跑到婆家來。」正是「全憑如花妙舌，說得頑石點頭」。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回新式結婚秧歌伴送 有情眷屬良夜深談

且說陳大娘看到媳婦，聰明伶俐，能說能道，甚是喜歡，桂香又一口一個娘叫的蜜甜，陳大娘一輩子頭一次遇到這好事，自的沒法。見了公公，桂香同樣照顧，陳大爺樂的直捋鬍子，心裏想道：「大概是老運轉好了，攤着這末好的媳婦。」陳德志趁這時機，要參加主力的事對二位老人講。陳大娘說：「看你狂張的罷，幹個民兵還不算，又要參加主力，我捨不得你。快要娶親了，離了家。就是我捨得，媳婦也捨不得。」桂香說：「話不是這樣說，娘！」

楊桂香叫聲俺娘仔細聽，你媳婦有幾句話講分明：你媳婦還沒過門上婆家，這件事立刻傳了滿村中。

可能是一人傳十十傳百，萬南縣快從西方傳到東；

倘若是大衆日報訪了去，一定要當作新聞登一登。

你媳婦並非無事閑惹事，寫的是保國保家是正經。

你莊裏一連給我兩封信，兩封信接到一封又一封。

那信上並非爲了別的事，專爲了德志不肯去當兵。

這莊裏參軍青年好幾位，缺的是一個帶頭好英雄。

你兒子自來不肯充竊種，俺桂香不嫁姦種早說明。

保家鄉誰個兒女都有份，誰不是兒子參軍娘心疼。

作抗屬全莊對咱都敬重，當主力光榮光榮真光榮。

因此上媳婦覺得這是好，俺這才不顧羞慚來送行。

若論起丈夫兒子那樣重，夫妻情也不低於父母情。

爲妻的情願送郎上前線，爲娘的爲捨不能送一程？

你若是出口不讓德志去，全莊裏送你一個頑固名。你若說上了火線有危險，有多少老實百姓喪了生。

在今天前方後方都一樣，東莊的王二死在家門庭。

你媳婦這時已經想的透，但不知公婆思想不通。

桂香剛講完，德志說：「娘！我已經同桂香商議好了，我去參軍，把娶親的事提前，大後天就辦，咱翻了身也不迷信了，也用不着鬧排場，行一個簡單結婚禮，桂香就過來陪着你過日子。」陳大娘聽說，正在拿不定主意，識字班隊長王秀文說：「我保證幫助桂香來咱家裏，能替大娘做飯推磨，她誤了找俺！」農救會長表示保證給陳老爹種地，民兵保證挑水，兒童團保證給陳大爺放牛。你一言我一語，弄的陳家二老無話可說。村長又說：「這一回咱莊去了九個，編成一個班，還和在家裏一樣，一點也難爲不着。」陳大娘聽到這些話就說道：「罷々，什麼我也不說了，小兩口都願意，我還說什麼？德志願意去，就隨他去呀，免得說小的抗戰，老母親拖腿。」大家聽了，一齊說陳大娘是模範，大家都應該向陳大娘學習。

這一晚桂香就同婆々一床睡覺，鋪床疊被，伺候的好不周到！睡覺以前同婆々啦了半夜，說的個陳大娘口願心也願。反而替桂香爲難。桂香一點也不表示爲難的意思。

第二天桂香回家，又對自己的爹娘把提早結婚的事講了，楊家二老雖然有點不同意，想到閨女同人家答應了，是人家的了，也不去阻擋。楊家店的參軍受了桂香對未婚夫成功的推動，也迅速的完成了任務，村裏幹部來了一個決議：桂香家的父母也當抗屬優待，對抗屬怎末樣，對她家也怎末樣。楊家二老更是喜歡感激。送參軍，辦結婚，雙喜臨門，楊家店和王家溝兩村像鍋滾似的忙起來了。

根據地到處忙的亂紛々，爲的是正月十五送參軍。

商店裏沒了鋼筆筆記本，小攤上賣淨鞋襪和手巾。

商人們爲了參軍盡義務，按照着一般市價讓三分。特別是王家溝和楊家店，又加上陳楊二家要結婚。這一回參軍結婚一塊事，這真是兩件喜事齊臨門。兩村裏幹部開會商議好，要學個扭着秧歌接迎親。旣不用花轎吹手鑼鼓，也不用男女送客假斯文。女的家箱子櫃子抬過去，男的家房子收拾一片新。到那天楊家秧歌往前送，同時候王家秧歌迎出村。楊桂香不願坐車和騎馬，她說是一轡跑去才趁心。也免得蓋上頭紅不讓看，假裝着扭扭捏捏酸死人。到了家行上一個新式禮，再就是春宵一刻值千金。

兩莊的幹部討論陳德志和楊桂香的結婚禮，一致的意思，要學習團林區鮑家莊子新式結婚的辦法，秧歌送親。陳楊兩家無不樂意，桂香也堅決的反對舊式婚姻那一套封建迷信把戲。到了十四日那天，好不熱鬧！說書的只有一張嘴，不能同時說兩家的事情，咱就從女家這頭說來。

天剛明鑼鼓喧天來催妝，楊家店男女老少一齊忙。識字班各人在家忙打扮，衆鄰舍齊來幫助楊桂香。都說道人生一世就一次，那不能馬虎虎完了場。頭頂上一條辮子改了樣，換上個菊花團窠放亮光。她周身從上到下一齊換，都換了裏外新衣裳。棉襖褲桃紅綢子做的好，只見那袖子窄窄褲腿長。腳底下肉色襪子換一付，紅緞子紅綉花鞋穿一雙。平常時識字班員不擦粉，這時節擦擦脂粉也不妨。

平時裏她們不把首飾帶，這時候首飾耳環亂郎噹。這個說人逢喜事精神爽，那個道最喜不過新嫁娘。

看不得低頭沒個笑模樣，人家是一團喜氣在心上，

從天明一直忙到天東南晌了。楊桂香才打扮完，依着楊桂香穿件布衣服，梳頭去就完了。東隣西舍的大娘嫂子怎末也不依：「你大姐呵！人一輩就這末一回呀！你不熱鬧，後來看到人家熱鬧會懊悔呵！」硬逼着桂香換了新妝。打扮起來以後，你一言我一語的誇獎。有的說：「怪不得德志看了一場秧歌就迷上了，真俊呵！」有的說：「人家捧桂香是鳳凰，比鳳凰還好看！」楊家二老聽見人家誇獎女兒，自然是喜歡。

這時候秧歌隊也扮起來了。楊金鸞領隊挑了歲數大，個兒高的十六個人。除了頭上梳的是辮子，都是借的各家婦女做媳婦誰穿的衣服。打扮的和桂香一模一樣。把桂香夾在中間。看不出誰是新娘來了。鑼鼓和小喇叭齊響，全莊老老少少都出來看，直送到莊子外邊。楊家二老在衆人的簇擁裏邊，也忘了送女兒的悲傷。桂香說了聲：「爹，娘，我走了，過了三日再回來看你。」這一聲告別的話，才把楊家二老驚醒過來。心頭覺得空洞洞的，一股酸味，冲上眼來。含着淚望着頭也不回的女兒去了。

剛過山口，遙望着王家溝的秧歌迎上來了。

山底下兩隊秧歌要合攏，只聽得兩付鑼鼓一齊鳴。

從老遠響動細樂扭着走，到近前兩隊並成一隊形。

只看見五色彩綢滿天舞。又只見絲綢衣裳遍地紅。

想當年慰勞傷員會比賽。到今天二次見面更有情。

楊家店鳳凰飛落別的樹，王家溝一團熱火來相迎。

到後來兩隊秧歌並着走，把一個桂香新娘夾當中。



這時節興動南北十幾里，看見了秧歌送親笑盈盈。有的說這個辦法真時樣，免去了封建迷信那一通。有的道省下金錢少麻煩，也不用蒙着蓋着玩狗熊。這個說我娶媳婦這樣辦，那個道我送閨娘照樣行。這個問其中誰是新媳婦，那個道秧歌比賽早有名。觀衆們隨着大隊向前進，不一時來到德志家門庭。

到了男家門前，德志穿上了一件新大襖，新鞋襪，戴着一頂禮帽出門相迎。這時鑼鼓打的更帶勁，大家一齊鼓掌。新郎在前，新娘在後，都綑着嘴不言不笑。青年們和大姐們都引逗他們，且鬧且走，到了院子裏，已經佈置好了一個簡單的會場，南場上掛着毛主席像，像頂上懸着一段紅彩綢。民兵隊長當司儀，把兩人拉到毛主席像前行了三鞠躬禮。又向家長和介紹人王大娘行了一鞠躬禮。司儀高喊：「新郎新娘相對一鞠躬！」在大家鼓掌的歡迎聲裏，德志灣下了腰，桂香微欠的灣了灣身子。村長當主席致詞，無非是說德志是民兵英雄，桂香是生產模範，這個結婚是最美滿不過的。主席說完，輪到家長說話，陳大爺上去說了兩句，喜的合不上嘴，下來了。司儀宣佈新郎新娘講話，大家又鬧鬧起來了。

大家夥一陣鼓掌喊連聲，都說要新郎新娘講話聽。

他二人低頭微笑裝聾啞，群衆說他們不講就不中。

這個喊講，當年單思病，那個道豬市看的清不清。

青年們要把德志拉上去，妹姑們靠住桂香齊意慫。

這時候還是德志胆子大，走上前規規矩矩說正經。

他言道這次提前把婚結，爲的是明天就要去從戎。

他表示抗戰就要抗到底，絕不肯扯絲不斷兒女情。

他的話惹動大家喊口號，都喊道擁護咱莊好英雄。

陳德志講完了話退了位，大家夥拉着桂香不放鬆。

楊桂香這時也就不扭捏，走起來好似楊柳擺春風。

她言道古人說太不對，有句話好好男兒不當兵。

依我看好鐵打釘才有用，好男子當兵鍛鍊才成功。

她言道這次德志離家遠，家中事她願兩肩來担承，

幾句話說得大家齊鼓掌，都喊道她是婦女一明星，

這婚禮自從天响就開始，直鬧到天色黃昏上了燈。

結婚禮完畢以後，新郎新娘入了洞房，兩家的秧歌隊和辦喜事的人等都招待到一個院子裏喝喜酒會餐。簡單四樣菜，吃喜饅頭，可是很豐滿。大家飽餐一頓。都回來鬧房，洞房裏的房頂都是花紙糊了，

窗子上糊的是紅杭連紙，被燈光一映，全屋都紅了。新床舖新席，加上新櫃子新櫥兩間屋都滿了。姑娘

小伙子們鬧了一陣，楊家店的人今晚要回去，王家溝的人也乏了，各自散去。洞房裏只剩了新郎新娘。

他們已經不像舊婚姻那樣，兩個不認識的男女硬在一起，他們都已過面，談過話，這時兩人已經心心相

認，眉目傳情，言語溫存。說書的人不在場，難以形容。小弟弟德功和青年男女們聽房，却聽到了一些。

洞房裏點着一盞長明燈，只映得滿屋周圍全是紅。

新床上舖着新被新褥子，有一對鴛鴦綉枕一頭橫。

新人倆要想說話難開口，用一種有情眼光作交通。

德志說今天你覺累不累？桂香道這回累的可不輕。

德志說你先倒下歇一歇，愛惜你自己身子是正經。

桂香道你也應該早休息，到明天誤了大事可不行。德志說你說對我愛不愛，桂香道我若不愛觀不成。德志說你說愛我那一件，桂香道愛你是個小英雄。這時候德志心中十分足，又輪到桂香開言把話明。桂香說當年醫院賽秧歌，你爲何單獨對我看得中。德志道爲的是你長的俊，也爲了鳳凰名子怪好聽。桂香說十字路集偷看你，多虧了秀文姐之叫一聲。德志道那時若知你賣線，我一定找到線市看美容。他二人你一言來我一語，漸漸的越說越近越有情。這時節聽房一夥忍不住，只聽得撲哧一笑把人驚。又聽得放聲大笑跑的遠，有一陣荒亂脚步響。這時候洞房之內無動靜，又只見天外西斜有三星。要知道洞房花燭以後事，且等俺下回書裏講的清。

## 第十回 陳德志辭家入伍 楊桂香送郎參軍

却說，陳德志和楊桂香洞房花燭的第二天正月十五，就是山東根據地的參軍節。兩人有點戀戀不捨，可是一想到抗戰前途，和自己將來的幸福，也就咬定牙根割斷情絲。清晨起來，桂香給德志打點起一個小包袱，裏面放上襪子、鞋、手巾、胰子等日用的東西。又把自己帶來的菓子挑上了一包，叫德志路上餓了好吃。兩個人這時好像有千言萬語，想說又沒的說。一齊到了公婆屋裏來安慰二位老人。德志先說話了。

陳德志臨走辭別二高堂，先叫了一聲爹爹又叫娘。他言道八路軍有千千萬，那一個不是父母好兒郎。若不是鬼子不給日子過，誰願意辭別父母離家鄉。咱莊裏參軍青年八九位，有兩位獨兒一個不成雙。那比我弟兄兩個去一個，我弟不離左右在身旁。這才是爲國盡忠在家孝，博得個忠孝二字美名揚。陳德志勸罷爹娘叫弟，你在家學習生產一齊忙。多生產代替爹娘少下力，多學習練的本事比我強。你嫂若有不對批評她，你也要接受意見莫猖狂。回頭來又把桂香低聲喚，這一次我去參軍你主張。三條件你已實行二個數，還有個第三條件且莫忘。在家中伺候爹娘代替我，也許是媳婦倒比兒子香。即便是囑咐萬遍也不盡，全仗你每逢一事自思量。

陳德志在爹娘、弟、和妻子面前說完了話。陳老爹顫欷的說：「你去參軍，我是捨不得的，又想到這個不去，那個不去，誰替咱打鬼子，反正我還不是七老八十動不動，有你媳婦和兄弟在家，也就能過下去。莊裏再幫忙，還要怎麼着！」陳大娘在暗中抹眼淚，可是不願兒子看見。只是囑咐他在外好上保身子，好好的聽上級指導。弟、說：「哥，你先去，再過三年我也能去！」桂香勸婆、到大會上送德志，陳大娘說：「你去罷，你就給我代個表，我就不去了。」

這次王家溝九位參軍的編成一個班，推德志爲班長。村幹部向附近駐軍借了九匹馬。當莊備上了幾頭驢。參軍的騎着馬帶花披紅。抗屬帶着花騎着驢。前頭有鑼鼓領着，秧歌扭着。後邊民兵武裝整齊跟着送。楊桂香這時卸下了新妝，家常打扮，紅襖外面套上了一件棉布褲褂，粉紅的襖角閃爍的露出來，一看就知道是出門不久的新娘子。七八十個人的一個行列，向着十字路來了。

未婚妻勸郎參軍美名揚，不幾天傳遍東西四外鄉。  
大衆報新聞記者訪了去，根據地誰人不知楊桂香。

前一夜洞房花燭成婚配，第二天騎上毛驢送才郎。

王家溝參軍青年有九位，陳德志帶頭工作的強。

元宵節今天改成參軍節，王家溝大隊人馬出了莊。

一路上別人不惹人注意，到處裏指手劃腳看新娘。

這個說生產模範她當選，那個道扭起秧歌賽鳳凰。

這個說帶頭青年是德志，那個道郎才女貌正相當。

都知道恩愛夫妻難離別，爲國家兒女情長丟一旁。

且不言一路之上人稱讚，再講桂香騎驢上山崗。

山頭上人馬住下且休息，免不了踞高臨下四處望。

在面前下山就到十字路，有幾處參軍行列來四方。

只見得紅色彩綢耀眼亮，又看見馬上青年氣昂昂。

看起來參軍熱潮到處湧，那一個不是青春志氣剛。

看不完各地人馬向前進，王家溝爲了搶先着了忙。

各莊送參軍的隊伍一齊湧進了十字路，誰也要在南北大街上走一踰再進會場。南北大街擁擠的斷了行人。幾十付鑼鼓一齊敲打，幾十隊秧歌，一齊扭動。參軍的和送參軍的都得意洋洋的騎在馬上驢上。

王家溝的旗子到的地方，人擠的格外厲害。都讓着要看看楊桂香，有的簡直連名字也不說，就說是看鳳凰。楊桂香在行列裏也特別惹人注意，叫人家一猜就知道是她。各莊的行列都湧進了會場，會場的佈置，更是熱鬧。

十字路村南佈起大會場，高杆上國旗迎風正飄揚。

四周圍樹上門板幾十頁，每一頁五色標語紅和黃。

有的是畫着參軍光榮像，有的是畫着人民保家鄉。

左邊是群眾抬着慰問品，右邊是打了勝仗得機槍。

主席台懸着幾幅偉人像，毛主席朱總司令在中央。

不多時參軍行列都來到，幾十付鑼鼓齊鳴亂讓。

各村的旗幟飄々不一樣，都寫着那一區和那一莊。

秧歌隊集合起來一片錦，民兵隊槍上刺刀發亮光。

兒童團坐在中間好說話，主力軍整整齊齊新軍裝。

最前排參軍青年集成塊，全都是雄赳赳來氣昂昂。

緊靠着參軍青年是抗屬，每個人一朵紅花掛胸膛。

這其中有的送兒送哥，也有親自來送有情郎。  
唱歌聲這裏落下那裏起，呼口號你一腔來我一腔。

主席台一聲號令要開會，咕嚕咕嚕響禮砲震四方。

主席台宣佈「開會啦」，九聲禮砲震得驚天動地。幾十付鑼鼓，一齊敲打，對面講話都聽不見。全場的旗一齊飄動，扭秧歌隊在會場中間一齊扭動。等到主席台上第二聲號令才安定下來。接着是向抗戰領袖們行禮，向殉國烈士們致哀。又向着抗屬們致敬。這一套禮節完畢，主席楊縣長講話，無非是鼓勵參軍的青年們加緊進步，不要掛家。又安慰抗屬們，不要擔心兒女丈夫出外，家裏沒人照顧，政府一定優待他們，並且號召群眾幫助他們，縣長講完，主力軍代表對新參軍的戰士致歡迎詞，說明到了部隊，絕對沒有困難，首長特別關心，老同志盡力照顧，要大家放心。下面就是抗屬講話了。

忽聽得主席台上一聲宣，徐大娘年邁龍鍾走上前。

台下裏一陣鼓掌雷聲動，老人家不慌不忙就開端。

她開言就把主席先稱喚，又叫聲衆位鄉親聽我言。

我當初爲窮逼的會要飯，拖拉着三個孩子受飢寒。

自從打前年來了共產黨，我這才有了救星把身翻。

我大兒今年已經二十四，他已經參加八路好幾年。

到今天鬼子還沒打出去，咱中國抗戰工作還不完。

人越多打走鬼子更有力，我又送第二兒子把軍參。

我還有一個兒子年紀小，到大了跟着哥再向前。

打鬼子難免有個生和死，即便是爲國犧牲我心安。

倘若是一時不幸掛了彩，作一個榮譽軍人心也甘。

徐大娘當衆講罷一席話，大家喊徐大娘是真模範。這一回輪到那個來講話，大家要送郎參軍來一篇。

徐大娘講完話，台下喊道：「請勸郎參軍的楊桂香講話。」主席就在台上叫道：「楊桂香大姐到台上來。」這時全場的視線不在主席台上，都對準了抗屬席裏的楊桂香。楊桂香被逼的無可奈何，只得上了主席台。這時台下，沒等她講話，就喊：「學習勸郎參軍的楊桂香！」陳德志在參軍戰士席上被本莊青年戮一把弄一把也惹起了人家的注意，心裏好不自在。

楊桂香走上台來帶羞慚，好多時面紅耳赤不閉言。

往下看台前萬頭齊攢動，一齊喊桂香姑娘是模範。

楊桂香壯壯胆子開口講，講的是封建道德舊姻緣。

她言道當年是個窮女子，爲了窮父母把我換了錢。

我那時明知火坑也得跳，你想想作個女子難不難？

到後來八路打跑頑固蛋，我那時有了救星才得安。

縣政府告了一個離婚狀，王縣長案子斷的賽青天。

從此後有了自由擇婚配，才定了德志這個好青年。

我也曾訂了新婚忘了本，那時節光想享樂不向前。

要不是同志熱心幫助我，我也許不勸德志把軍參。

我號召婦女同志別扯腿，不要管封建迷信那一篇。

男子們抗戰當兵上前線，婦女們孝順爹娘種莊田。

共產黨領導咱們向前幹，不怕那日本鬼子打不完。

楊桂香在稠人廣衆之中，講話雖然不大順利，可是句句是實言，惹動大家熱烈的反應。特別是識字班裏不斷的喊：「好婦女不扯腿！」「學習楊桂香勸郎參軍！」抗屬講完話，下邊是新參軍戰士代表講



話，無非是接受上級的和群眾的指導，堅決抗戰到底，不打出鬼子不還家。大會從晌午開到日沉西，接着分隊遊行，各自回去。

新戰士集合起來同到新營地。參軍委員會特別提出來准陳德志半月的假，要他過了正月，二月初一入伍。陳德志和楊桂香衷心的感激上級體貼的周到，抗戰的心更加堅決。兩人歡天喜地回家庭度蜜月去了。

他二人准了假期心內歡，滿心裏感激上級顧的全。

回家來小兩口子度蜜月，少不了你親我愛樂團圓。

衆明公若問她們什麼味，說書的也難揣測酸和甜。

只知道德志參軍更堅決，也證明桂香心比鐵石堅。

恰巧是一出正月回營去，沒等到二月初二或初三。

你若問德志入伍怎麼樣？還要問桂香表現是那般？

不怪俺說書的人不肯說，只怪那編書先生還沒編。

這部書一連說了三夜晚，多蒙得衆位明公不棄嫌。

望大家有意見的提意見，特別是大娘大嫂識字班。

咱這裏煞住鼓板道聲歉，看時候斜月西沉三更天。